

鐵馬莊

5

鄭証因着



元昌印書館行

鐵

鄭證因著

馬

莊

集五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6 29058

第五集

鐵 馬 莊

目 次

- 一 後三台玉姑闖險……………一
- 二 深入匪窠……………八
- 三 狐媚小場主……………一五
- 四 玉姑險遭不測……………二二
- 五 誰救走了驥羣？……………二九
- 六 師徒巧遇……………三六
- 七 風塵異人鏢局寄跡……………四三
- 八 百草溝鏢頭慘敗……………五〇
- 九 投帖拜山……………五八
- 十 再遭暗算……………六五

鐵馬莊

五集

鄭證因著

一 後三台玉姑闖險

鐵馬莊第四集敘至禍從天降之鐵馬莊牧場慘遭劫掠燒殺之下，范驥羣被擄失蹤，楊玉姑單人匹馬，追至前三台，隱身葦地，發現匪蹤，此時匪人們似乎在對付另一人，三四個匪人在喝喊中，各揮着掌中刀，向附近這片蘆葦中亂砍，這時遠遠的又有一個在招呼：「李二弟，小龍，怎麼樣，搜着了沒有，我把這邊橫道把住了，絕不會往這裏竄過來，你們要是把人放走了，可提防着李三爹向你們要人。」這邊兩個人尙在揮刀亂砍中，內中一個也高聲答道：「孫老五！少說廢話，我看人還是從你那邊走的。」此時這兩個人，在蘆葦地中正向玉姑這邊撲過來。

玉姑因爲尙不知他們搜索的是什麼人，這三個匪徒是否就是自己所要找的人，還無法判明，所以玉姑不敢冒昧動手，自己的身形悄悄地往後縮，這兩個匪徒離着不到兩丈遠，他們雖是在蘆葦地中，盲目的搜查敵人，可是他們往前撲的勢子很猛，玉姑還是漸漸地往後退，這時偏着自己左側丈餘外，蘆葦嘩啦一聲響，這很顯然裏邊有人了，果然那兩個匪徒，全是一聲怪叫，高喊着：「你這小子，終歸逃不出手去，我看你還往那走。」話聲中，一個匪徒的身形很快，他一聳身，猛撲過來，連人帶刀一塊往下落，他這一刀砍下去，果然蘆葦地正有一人，他是悄悄地從裏面逃過來。此時可隱藏不住了，匪徒這一刀砍下來，裏面這人已經縱身往南一竄，這個匪徒一刀砍空之下，口中喊着：「小龍趕緊上！別叫他走了！」這兩個匪徒

手底下全有功夫，在喊聲中，兩人一前一後猛撲過來，同時向那逃過來的人刺去。

隱匿在蘆葦的這個人，他手中到也提着傢伙，他此時掄着刀，往上一撩，噲的一聲，把匪徒的一口刀磕開，可是那個匪徒的刀，刀尖子已經掃在此人身上，他趕緊擰身，往外一竄，身軀已經縱出丈餘遠，玉姑此時離得很近，看得清楚，人的面貌辨不出，滿天星斗下雪亮的刀光，却看得清楚，這個人掄刀招架，他好像沒有什麼本領，那種勢子遞出手很笨，可是身形往外竄，非常快，玉姑看到他的身軀已起疑心，這個人很像牛黑子，玉姑可不敢發聲招呼，此時目光注定那兩個匪徒的動作。

可是這兩個匪徒再往前猛撲時，更連續着撮唇打呼哨，前面橫道上那個匪徒也趕來，逃走的這個人，在這種情勢下，他的形跡，已無從隱匿，這兩個匪徒再撲過去，此人他似乎自知逃不開，暴叫一聲道：「匪徒們，老子和你們拚了。」玉姑聽到此人的喊聲，自己幾乎也出了聲，這分明是牛黑子，玉姑到此時知道自己再不動手，刻不容緩，牛黑子已被匪徒砍傷，他的刀已經出了手，可是牛黑子在這種情形下，他依然仗着力大眼快，把左邊那個匪徒，竟給打得滾在蘆葦地中，可是牛黑子也被那個身量略高的匪徒一脚踢中，身軀向玉姑這邊倒來。

玉姑趕緊地往他身上一撲，低聲招呼：「牛黑子別動。」玉姑跟着一個蛇形式，身軀一聳，往前撲去，玉姑這種勢子是半伏着身軀，掌中劍往前探着，身軀竄過來，那邊匪徒他正想猛撲牛黑子，這一來他整個的送死來了，玉姑這一劍嘆味一聲，劍已經扎進這匪徒的胸前，一聲慘叫，玉姑一抖腕子，這匪徒的屍身仰面朝天倒去，他那個同黨被牛黑子打出去，此時也挺身躍起，聽得他的伙伴這種慘叫的聲音，他忙的招呼着：「李二哥！」他喊着身形也猛撲過來，玉姑此時手底下那肯再留情，趁着匪徒尙沒有辨別出自己

停身所在，趕緊的身軀向旁一閃，更往下一矮身，已經被一片蘆葦擋住，那個匪徒，一疊連聲的喊着：「李二哥！」他身軀往這邊一撲時，玉姑猛然把右臂橫着向外一揮，一個白鶴亮翅式，這一劍正削在這匪徒的右肩頭胸口右脇，這匪徒一聲怪叫，倒在蘆葦地中，已經疼得死了過去。

玉姑見另一個匪徒從蘆葦地中撲過來，並且遠遠地聽得有胡哨的聲音，此時不趕緊脫身，匪徒們全撲過來時，就走不脫了。此時牛黑子也辨別出是玉姑救了他了，他被砍傷，踣傷，只好伏身在蘆葦地內，不敢動，玉姑翻身縱過來，低聲招呼：「黑子！隨我走！」跟着伸手將牛黑子抓住，牛黑子忍着身上的傷痛，挺身站起，低聲向玉姑道：「你不用扶我，我還走得了。」玉姑回頭望了一下，見那個匪徒已經離得遠遠了，趕緊伏身抓了一塊大土塊，一抖手，運足了腕力，向正東打去，土塊打出去，蘆葦唰的一聲暴響，土塊出去三四丈遠，才落下去，最後撲過來這個匪徒就是他們同黨，所招呼的孫老五，他一邊往這邊跑着，口中還在招呼着：「李二楊七，你們怎麼不答話。」此時他看到往東去的一片蘆葦唰的暴響着，他認定了是有人往東逃，趕緊撲過來。

這邊玉姑已低聲向黑子招呼着道：「往南退，你頭裏走！腳底下輕着點。」牛黑子答應着，頭一個往南逃下去，玉姑此時連續的打出幾塊土塊，把這個匪徒孫老王誘的往東北一直追下去，玉姑趕緊地側身退回來，追上了牛黑子，往南緊走，撲奔自己拴牲口的地方，把牲口解下來，仍然從蘆葦地中一陣緊走，一直到了蘆葦地的邊上，玉姑道：「牛黑子我們可以在這裏停一停了，你坐下緩一緩氣。」

牛黑子原本就是強支持，此時坐在蘆葦當中，玉姑拴好了韁繩，也坐在他身旁，向牛黑子問道：「黑子你怎麼會來到這裏，牧場中全不知道你的下落，不敢指望你能活在世上了，你爲什麼不向弟兄們打個招

呼？也不到鐵馬莊，你單身冒險來到這裏，你還不是送死來了嗎？」

牛黑子喘吁吁的說道：「玉姑娘，我是甘心送死，我不想活了，我活下去有什麼用，你先別問我，你是跟誰來的？此處很危險，趕快說。」玉姑道：「黑子，事情是一敗塗地，我正跟你是一樣想法，不查明匪徒蹤跡，究竟是什麼人主持，小場主也被匪徒擄劫，我好歹也要查明他的下落，我也是單人獨騎來的，黑子，你的傷在那裏？我先替你紮裹一下。」

牛黑子嘆息一聲道：「你不用管了，可惜你單人獨騎而來沒有用，我現在已經查明，這夥匪徒盤據在太平溝，匪黨的聲勢不小，我始終沒淌進去，可是我暗中已探聽到真實的情況，姑娘你爲什麼自己來，莊主若能在這時帶着大隊趕到這裏，或許把小場主救出來，玉姑娘，我在牧場已經是九死一生，當時我被砍好幾刀，倒在了馬棚旁，我也不知道，我怎的就會活下來，既沒被燒死，也沒被馬羣踏死，那時牧場中死的死，傷的傷，我能够找誰幫助我，當時我想得開，只當我死在匪徒的刀下，我再不能回鐵馬莊就擱，因爲我再到鐵馬莊報告，這般萬惡的匪徒，又全是大撥馬隊，這一帶又有許多處山道，讓他們走出三四里去，就不容易再追上他們，我更因爲事情發現得太離奇，突兀，我當時在一般弟兄們眼中，全認爲我已經死去，這樣於我跟隨匪蹤十分有利，我認爲無論如何不能放他們逃出我們手去，玉姑娘你想，人總得憑天地良心，一個個在鐵馬莊成家成業就，衣食飽暖，全是誰的力量，咱們鐵馬莊的人全是山東老鄉，當初范星五老莊主，領率着一般老鄉們建莊開荒，全有了安身之處，可是老莊主終於把命送了，還不是爲得我們嗎，好容易鐵馬莊發展起來，如今禍從天降，小莊主竟被擄劫，我牛黑子沒有別的報答老莊主，只有把這條窮命和萬惡的匪徒們一拚，我從牧場馬圈旁滾進一片草地內，那時匪黨們正在把大撥的馬羣，帶着逃走，牧

場裏到處裏有牲口，被我抓到一匹馬，我望着匪黨所去的方向，遠遠地跟綴，玉姑，好像是天保佑我，我那麼重的傷，我把他全忘了，傷口也不再往外流血，我竟這麼支持下來，在中途上我在一個小村子上，向人哀求着討了些吃食，一直的跟綴到這裏，這個地方太荒涼了，大概這一帶叫後三台，這個地方我當初可聽人說過，前三台後三台，從前全被匪人盤據過，可是經過官家的抄辦，已經沒有大股的匪人在這一帶盤據了，想不到現在又成了賊窩子，你看這一帶的形勢多麼荒涼，我到這裏時，我是安心要闖進盜窟，可是我剛過這片葦塘，就幾乎被他們用暗青子打死，這次我已經被兩個匪黨搜索，我自知恐怕不易逃開了，幸而玉姑娘你這時趕到，算是把我救了。」

玉姑聽牛黑子這番話，更看到他已經累得不能支持，他身上的傷那麼重，全身的衣服完全被血浸透，鐵打的漢子也經不住這麼重傷之下，又拚死的掙扎，玉姑何況平時跟他又特別的親近，喜歡他爽直誠樸，自己馬上的功夫多半是跟他學的，此時玉姑不禁流下淚來，低聲說道：「黑子，你這次的事叫人太可敬了，不過不要按那種心，甘心把命送在這，我願意你活下去，你已經立了大功，能够追上匪黨，找到他們的下落，這是很要緊的事，這次我們的損失太重了，莊中的房屋被焚去大半，秦老師還沒查出匪徒的蹤跡，還險些遭了毒手，這羣匪黨是有計劃佈置好了動的手，叫我們兩下不能兼顧，所以我們弄成一敗塗地，我這次跟蹤趕下來，也是十分冒險，黑子，你想事情已經毀了，在這時我們越發得保全自己的力量，爲鐵馬莊牧場慘死的一般弟兄們復仇，尤其是小莊主范驥羣，落在匪人手內，這是我們這場事最大的威脅，黑子，既然知道應該對得起老莊主，我們更應該用盡所有的力量，把小莊主從虎口中救出來，在這時和匪黨們周旋下去，要把手段拿出來，每一個人的性命不能白送給他們了，黑子，不許你再冒險，你可不要生氣，

想入後三台探查匪黨的情形，和小莊主的下落，不是你力量所能辦的了，你若是非拿你這條命拚，你不過是落一個最後慘死後三台，但是你能換出什麼來？現在你可給鐵馬莊盡了最大的力量，你趕緊的離開這裏，往回下趕，我想秦莊主此時或者也許已經發動鐵馬莊的護莊莊丁了，搜索下來，你想小莊主已失蹤，秦莊主能活下去麼？這些年，他全家不要了，就因為他師弟慘死盤龍谷，鐵鷹岩，他自己不能盡力挽回師弟的劫難，他覺得對不起師弟，他留在鐵馬莊，撫遺孤，爲鐵馬莊發展事業，照顧着已死師弟的妻子，如今出了這場事，你叫老頭子怎能再活下去，他是一個很有經驗閱歷的武師，變生不測，事出倉猝時，他不知道匪人來蹤去跡，可是事後他必能够查出此跡象來，黑子，你聽我的話，回頭我送你走，中途或許能跟秦莊主相遇了。」

牛黑子被玉姑婉勸了一陣，他也覺得自己留在這沒有力量，再跟匪黨們相拚了，並且知道玉姑跟秦莊主練了一身極好的功夫，現在他雖則人單勢孤，只要秦莊主帶着人趕到，他們定然能將小莊主救出來，自己反覺得自己應該趕緊走了，倘若秦莊主沒搜尋到這條路，一時還不能趕來，那到容易誤事了，牛黑子想到這，自己到認爲一時不能就攔了，這個人他這股子勇氣，真是任何人比不了，他身上的傷又沒有好好的敷藥包紮，少一動就疼澈肺腑，可是他咬着牙忍着疼，掙扎坐起，向玉姑道：「我走，我是得走，玉姑娘，我那匹牲口放在一片樹林子內，不知道還找不到，也太就誤時候，我騎你的牲口回去吧，玉姑娘你也得聽我的話，你也不能過份的冒險，總要等待秦莊主一般人趕到，把力量合到一處，再動手才對，你孤身一人闖入盜窟，倘有失閃，你就同小莊主同歸於盡了，他們知道我們跟綴下來，必要下毒手，那一來，豈不是你反害了小莊主，你想想是不是？」

玉姑忙點頭答道：「黑子，我也聽你的話，我必然事事謹慎，我送你走。」玉姑伸手把牛黑子架起，牛黑子此時真是咬緊了牙，努着力的一步一步的隨着玉姑，從蘆葦叢中出來，玉姑把他架上了牲口，玉姑囑咐牛黑子：「千萬的要檢着草地上走，牲口的蹄子上不致於有太大的聲音，接近匪窩不能不小心謹慎了。」牛黑子答應着，玉姑跟隨他的牲口旁，出來兩箭多地，低聲問：「黑子，你覺得支持的了麼？」牛黑子道：「我還可以支持，不要緊，你放心，他跟着抖韁繩，牲口順着一片草地，緊走下去，仗着這一帶草深，牲口跑在上面，沒有多大聲音，眨眼間，人馬已經消失在黑影中，玉姑反身退回來，他想到牛黑子一個牧場的馬夫，他全知道感恩戴德，在這種重傷下，他能够捨死忘生跟了下來，自己跟范驥羣是一處長起來的，尤其是這二年來，他們很重視自己，師父秦邦彥已經露出意思來，有叫自己和驥羣結成美滿良緣之意，好在全是一處長起來的，兩小無猜，可是驥羣也有不願和自己離開之意，個人能和驥羣結爲夫婦，於願已足，如今他身遭大難，從那一方面看，個人也應該破死亡的搭救他出虎口，就讓匪黨們太厲害，個人落個跟驥羣同歸於盡，到也甘心，他被匪人掠劫了來，究竟受了什麼重傷？現在受着什麼罪，自己總得看看，我不能再等待下去，趁這時天還沒亮，我正好淌進後三台，像這一帶這麼荒涼，就是天亮了，也能隨時找到隱身之處，我總得看到驥羣的下落，再隨機應變，想法子逃出後三台，我隱匿在這裏，雖則安全，可是任什麼事也不能作，天一亮，我再想進去就不容易了。玉姑這麼一盤算，自己決意要冒險，尋找驥羣的下落，他身上略微收拾一下，一伏身順着葦塘往前淌下來。

那般匪黨他們發覺有人在這一帶潛伏，可是不止於人沒找到，自己的人反受了傷，此時玉姑往前查看着情勢，輕輕地撥着葦草往前進，覺得匪黨們此時對於防守上似乎比較先前鬆懈了，可是往前出來沒有一

箇地，自己所經過的地方，又是十分小心着，蘆葦梢也不過是微攏一下，玉姑往前移動，腳底下一點聲音沒有，那知道匪黨已經從新佈置，他們認定了蘆葦地裏既發現人，必然是奔後三台這裏來的，現在他們不動聲色，悄悄把這一帶把守住，玉姑再往前走，正是往東北去的一個枯乾了的水岔子口，這裏地勢是有高有矮，往前走得經過一般形如深溝的窪地，好在這一段蘆葦也很濃密，可是身形才往前移動，耳中竟聽得嘩啦的一聲，一塊飛蝗石穿着蘆葦，整向玉姑停身處這邊打來，可是偏着一尺多喇叭的從自己身旁打過去，落在蘆葦地內，玉姑他身形可就没敢動，因為他自己知道只要一閃避，附近的一片蘆葦，越發的要攏動，那一來，形跡沒有不敗露了，所以身形不動，果然這一來，聽得離着兩三丈遠蘆葦地中，有人發着話道：「他媽的，趕情不是，反正離不開這附近一帶，哥兒們別含糊了，這可正是時候。」

一一 深入匪窠

玉姑一聽，這兩個匪徒他們緊守在這裏，越不過這一段窪地去，玉姑悄悄地一伏身，把蘆葦下硬土塊抓起兩塊來，從自己身旁斜着往東南打出去，土塊子是從蘆葦梢上飛過去，往三四丈外落下去，嘩啦的一聲暴響，好像那邊有人向東南猛竄，玉姑却把身形伏下去，果然這兩個匪徒同時發動，各把手中暗器往東南打去，但是他們相隔的越遠，他們暗器打出，人跟着往這邊竄過來，他們往前竄的勢子猛，全是把手中的刀橫在面前，護住了臉，這樣往前一竄，聲音是越發大了，玉姑趁這時把第二塊土塊也打出去，這次手底下也用了十二分力，這土塊出去總有六七丈，才往下落，玉姑他自己的身形可跟着往西一縱，分着蘆葦竄過來，正到了這兩個匪徒方才停身之處，反到佔了他們的地方，趕緊地順着眼前這片葦塘伏身疾走。

竟過了這片草地，再往東轉過去，是一片亂林，樹木叢雜，下面更是亂石起伏，從黑影中已經辨出，這一帶是一片亂石崗，從樹林子裏轉着走，往四下張望，黑沉沉任什麼辨別不出。

看這種形勢，這時貼近了一個荒山的邊子上，形勢非常險惡，到處都有隱藏暗卡子的他方，這種地方太不容易往前走了，自己的形跡一敗露，再想往裏探查，勢比登天，玉姑身形隱藏在樹蔭下，極黑暗處，心想我不把這裏埋伏的人全誘得出現，我就無法往前綫，想到這，玉姑先辨別好了附近一帶的形勢，那裏可以進，那裏可以退，自己趕緊地把右手食中二指往嘴唇上一按，「吱」的打了一聲胡哨，這種聲音還是學着方才匪徒所發胡哨聲音大小，這聲胡哨吹過了後，玉姑趕緊地身形往起一聳，騰身躍起，雙手抓住了樹杈子，身軀往上一翻，騎在樹杈子上，果然這一聲胡哨却把附近的潛伏匪黨誘得現身，從裏邊一片大石堆旁，竄出兩個人來，全是一身疾裝勁服，背後揹着兵刃，這兩人身形輕快，齊往大石堆上一落，內中一個已經發話喝問道：「孫老五，是你發胡哨麼，什麼事，怎麼不答聲。」這個人話聲中，已經一縱身向這片樹林子下面撲過來，後面那個也跟蹤竄過來，這兩個人從樹底下很快的竄過去，這時蘆葦地中，被玉姑土塊引誘的那兩名匪徒，也是緊往這邊轉過來，他們可是沒出蘆葦地，因為也聽到胡哨的聲音，他們也跟着吹了一聲胡哨，接應這邊，這一來樹林子下面這兩個匪徒，認為葦塘那邊的就是才從樹林這邊竄過去搜索敵人，這兩個匪徒毫不遲疑，從樹林子下，嗖嗖地一連兩個縱身，全往蘆葦地中撲去，這一來給了楊玉姑的機會，他知道石頭堆旁就是入匪窠的要路口，他身軀往下一飄，落在樹下，伏着身軀騰身緊縱，竄到大石堆旁，毫不遲疑，往東又是一連兩個縱身，越過了眼前一片一人多高的荒草荆棘，這才看出來前面是一條遍生荒草的大山溝，這個地方玉姑不知道，這就是太平溝。

在六七年前，有一股拉大幫的匪徒，在這裏盤據，聲勢很大，手下嘯聚着好幾百匪黨，可是因爲有一次他們竟劫了龍江將軍的官眷，這一下兜了底子，連根斬，官家調集了十幾營的兵馬，把這個地方四面包圍聚殲，跑着放火燒荒，把這個太平溝一帶完全肅清，從此後這裏連平常墾荒，砍柴，打獵，這一路的人全不准在這裏住，這一帶算是斷絕了人烟，可是經過這麼些年的工夫，這一帶依然又形成了極險惡之地，遍地是荒草蘆葦，蓬蒿荆棘，全長起來，沒燒死的樹木，經過六七年的工夫，也重生枝葉，不過這一帶平常的老百姓們，誰也不敢往這裏住，爲什麼自己找那種麻煩，白費力氣搭蓋起草房來，叫官人看見仍然給拆了，或是燒了，還是小事，就許按匪人追究起來，這裏是很大的地方，前山台，後山台，太平溝，二三十里內沒有人烟，那知道這時竟被一伙匪幫利用了這天然險惡之地，作了匪窠。

這個地方是四下裏够不上，前山台後山台就是三個縣交界的地方，太平溝這裏是山地，並且是荒草溝，也另歸一個地方官管轄，這種完全靠邊境上的地方，又是荒山，沒人注意，出過事已經隔了六七年，並且連龍江的將軍都換了兩次。尤其沒人過問了，更兼在這種大荒年之下，官府是防止亂民，攻城奪縣，搶奪食糧，官兵防守原有的地方，還不敷分配，誰有功夫照顧到這個地方，所以這伙匪徒，在這裏盤據下來，他們在附近又輕易不出現，這伙匪黨，全在太平溝的後面，附近一二十里內，全有他們派下去的黨羽，下卡子瞭望，在這種大災荒之下，想上線作買賣，沒有買賣可作，商家客人，誰敢在這種時運大批的貨物，行路的就是整齊一點，走不出多遠，就被人剝個乾淨，所以這伙股匪反到安然無事。

玉姑竄進太平溝之後，看到這一帶形勢的險惡，果然是個匪徒出沒之地，自己隱蔽着身形，順着太平溝往裏淌下來，這已經成了死地，沒有道路，這道溝到是很寬闊的地方，越往前走越高，可是溝裏很平坦

，只爲多年斷絕行人，溝裏全被荒草荆棘塞滿了，玉姑順着這太平溝走出足有一里多地，知道已經到了山上邊，趕到出了太平溝口，前面是一大片遮天蔽日的樹林子，也是沒有正式的道路，不過仔細辨別，地上的野草，到處有殘踏的痕跡，貼近了樹林子前，玉姑就留着神，自己不敢輕易的把身形現露，好在到處裏有極深的荒草，全可以隱蔽身軀。

隨手撿起小石頭子，一振腕子，向附近樹林子的上面打去，頭一塊石頭子發出去，沒有動靜，二次打出去，在樹頂子上啣啦一響之下，正從那棵大樹後嗖的竄出一人，他是沒離開樹底下，隱約的看到他似乎一翻身，一仰手，樹帽子上，啣啦啣啦連響了兩次，跟着有兩隻夜鷹子竄起，盤旋空中，不住的叫着，這個匪徒竟罵了聲，他依然退向樹後，玉姑知道附近只有這一個人了，自己辨了辨方向，往裏走，正是從太平溝轉進來葦塘的來路，順着樹林子邊緊往北轉過來，越過幾十棵大樹下，遠遠的望到，星星點點燈火之光，看情形隔着還有半里地遠近，並且發現燈火之處，比自己停身處矮，玉姑順着這片山頭上，潛蹤隱跡，往前淌下來，往前走，耳中更聽到一陣陣馬嘶之聲，可不是發現燈火之處，却是偏着東北一帶，往那邊看，黑沉沉看不出什麼，越往前走，這種聲音越清楚，玉姑聽到這種聲音，不由咬牙切齒，知道這是匪徒據劫來自己牧場的馬羣，隱藏在這裏了。

還仗着這片山頭，草木叢雜，玉姑身手輕靈，動作敏捷，始終不叫自己整個的身形露出，往前出來有兩三箭地，已經辨別出，順着脚下往北去是一片大山梗子，靠東邊比較着較高些，此時也看到有暗淡的燈光，因爲先前是被一片樹木擋着，順着山梗子的東邊，是一片微往下坡着的一片山頭，四週樹木很多，這時耳中聽到的完全是馬蹄子在石頭上蹣跚的聲音，在許多樹木杈子上掛着一盞盞的紙燈籠，在風中搖擺着

，牲口是不住的掙扎嘶鳴，玉姑他是久在牧場的人，牲口的情形他很熟習，聽出大部份的馬匹全是餓了，本來這片亂山雖則草木多，但是旱災普遍，這一帶也一樣受了牽連，所以地上的草多半枯乾，並且這個地方是經年沒人到的所在，地上的荒草荆棘，一年年長下來，枯乾了，腐爛了，新的又生出來，年年累積，只要稍微陰濕之地，還有一股子霉氣臭味。

玉姑順着山梗子這邊，先從東邊悄悄的淌過來，貼着這片山梗子高處，借着一片片的亂石堆隱蔽着身軀，牲口聚集的牲口看清了，好幾百匹馬，完全圈在這裏，看出這伙匪徒並沒有預備，下面有二三十名匪黨們，來回的在馬羣裏走着，他們忙着的只是牲口重上套索，一排排的拴起，這麼多的牲口，看不到他們有正式的草料，牲口那會不掙扎嘶鳴，玉姑一忖度他們這種情形，他們把馬羣擄劫來，是沒安好心，必然是預備一批批的運走，離開這一帶，轉手出賣。

自己心中想，莊主倘若早早的帶人趕到抄山，被擄劫的牲口，我們照樣的能够奪回，自己在這裏略微張望一下，自己牧場的馬羣，被人擄劫來，固然看着心疼，但是還是人比馬重，小場主的下落，總要趕緊查出，玉姑從這片山梗子往西翻過來，這裏是越往前走，地勢越低窪，這道山梗子是由南往北，好像一道山嶺，不過上面地勢寬，偏着西邊，往前出去一兩箭地，好像一片山谷，又像一片盆地，自己停身處，比那邊高着好幾丈，下面也是草木叢雜，這個地方情形，因為自己這二年，也隨着驢羣到龍蟠谷去過，好像龍蟠谷後礦那一帶一樣，順着山梗子潛蹤隱跡，往前淌過來，順着東邊山梗子下，很快的已到了這片大斜坡下面，這裏邊地勢很大，到了下面反看不真切了，因為到處有擋着眼的草木，往前出來不遠，看出下面有已經清除出來的兩條道，全有五尺寬，蓬蒿荆棘，全剷除淨了，玉姑可不敢從這條道上走，仍然緊貼着

山梗子下，荒草棵子裏，俯身蛇行。

連轉過兩排樹木，看見前面現出房屋來，玉姑把背上的劍穩了穩，劍柄按了按，檢那極小的石頭子，輕輕的向前投石問路，試探着撲奔偏着東邊一排房屋，趕到離着近了，辨別出，這種情形，這股匪黨在這裏盤據的時候不久，房子全是新搭蓋起來的，也就是略具房子的形狀，全是就着山上現成的樹木荆條，支架起來，牆上完全帶着隙縫，靠東邊這一排，倒有七八間長，玉姑用石頭子試問過，附近沒有伏椿暗卡，一聳身竄到這一排房子的後面，從牆上隙縫往裏張望，這一排房子，趕情形如馬欄一帶，沒有一點隔斷，七八丈長，完全是一通連着，裏面靠當中地上，隔開五六尺，就有一棵整根的樹幹支着頂子，前面也是用樹根密排着，只有門，沒有窗，這麼大的地方，裏面只掛着兩個全燒破了的紙燈籠，裏面是昏沉沉的。

仔細辨別，連個床鋪全沒有，順着後牆這邊，橫騎順臥，是一羣壯漢們，他們的兵刃器械，就在身旁草堆上放着，靠前邊牆下，堆着一堆凌亂的衣物，不過從後牆的隙縫中已經嗅到一股子酒氣，這些匪徒們是多半喝醉了，有的已經睡着，有的口中尚在胡言亂語，聽他們的口音，很少是本地人，玉姑看了看這種情形，有說着話的，也聽不出什麼來，順着後牆往北走，前面一排樹木，下面又是照樣的搭蓋着一排房子，裏邊的情形，和方才看見的不差上下，玉姑趁着眼前這片樹木，橫排在谷半腰，從樹蔭下黑影中，斜往西北竄過來，這一帶連着發現六七處全是這種情形。

玉姑知道這伙匪徒人數不少，就着眼前所看到的，就有二百人左右，可是看這裏全是一班黨羽，尤其這一帶，連個下卡子把守的人也沒發現，順着西邊一片山壁下，仍然往前淌過來，出來有一二十丈外，這一段沒有房屋了，可是在前面離開有半箭地遠，燈光也比較亮，遠遠的還看到刀光閃動，玉姑貼着山壁下

，用草木隱蔽着身軀，找了一個比較高的地方，向北張望，只見北邊大約已經到了這座山谷的盡頭處，後面是黑沉沉高聳天空，顯然是一座極高的峯嶺，阻擋在北面，那邊的地勢，也比較這邊高些。

玉姑往前淌過來，連竄過兩座大石堆，這才看見在北邊一片山峯下，有兩支火把，插在山道上，在風中燃燒着，火焰閃爍，兩名穿短衣，打包頭的壯漢，每人提着一口雙手帶的大砍刀，來回的在火把光下走着，玉姑知道這定是匪首們住的所在了，這樣再想往前淌過去，雖則火把光不能照多遠，可是前面並沒有樹木，也沒有過高的荒草，想從火把旁竄過去，定被這兩個把守的匪黨覺查，玉姑趕緊往西邊這片山壁下退回來，仔細辨別附近的形勢，自己認爲手脚上謹慎一些，可以翻上西邊這一片山壁，窺升到高處，避開火把之光，就可以轉到他北邊那片山峯半腰，一定可以到了匪巢，匪首們住的所在了，只有這樣能夠淌進裏面，玉姑此時明知置身險地，更是不知道這伙匪徒的動靜虛實，可是距離天亮沒有多久時候，只有冒險的翻上去，趁這時能找到驥羣的下落，就是走不脫，也可以暫時隱身在谷內，更可以查看這附近一帶出入的道路，玉姑輕登巧縱，攀藤附葛，順着西邊的山壁窺升上來，翻到十幾丈高，上面黑沉沉的，附近就是在下面有人經過，也不易發現，順着山壁半腰往北轉過來，已經越過前面插火把置守衛的這一段，在高處看到後面，所有的房屋，和前面不同了，這一帶緊靠着山峯下，在遠處看着不過是隆起的一片高崗子，趕到臨近了往下面望去，也是五六十丈方圓的一片，在這後面形如一座高台，玉姑仔細辨別下面的情形，房子建築得雖也是因陋就簡，臨時搭蓋，可是很整齊，房子排的是分成四段，每一處並排着是兩個柵牆圍起的院落，從前面的石坡起，往後是三排，這是圍成了六個院落，後面單有一處是正當中，緊靠着後面的山峯下，這所房子也比較多，木柵也圍得比較大，每一處房子裏全有燈火之光，玉姑此時已經從西邊轉到

西北角，停身在上面，看到下面還不斷的有匪徒們出入着，隱隱的還發出歡笑之聲，自己想再往北面轉過來，可是一看後面這片山壁，特別陡峭，非常危險，自己順着西北角慢慢的往下溜。

三 狐媚小場主

這仗着附近沒有匪黨巡查，玉姑雖說身形輕，手脚俐落，他終歸是沒經過大敵，沒見過大陣勢，跟着秦邦彥練習武功本領，可是這些年來，鐵馬莊一直的就是走上了興隆發展的道路，沒有一點波折，所以像玉姑們這班人，全吃虧在沒見過大陣勢，他從山壁上下來，身上的衣服被掛破了好幾處，背上的寶劍，也跟山壁連撞了三四回，這要是下面有匪黨經過，早被人發覺了，他輕輕落在下面，隱身在一片蓬蒿中，先看一看脚下的道路，自己想看看這邊房子的形勢，後面連一個大柵牆內，一定是匪首住處，玉姑一直的撲奔這個柵牆的西牆。

這種建築和牧場的圍子是一樣，這裏比較着尤其出入着便利的，就是他柵牆全是用碗口粗，連樹皮沒去掉的樹幹排起來的，全有半尺的空當，像玉姑身上若是不背着劍，不跨着鏢囊，從空隙的地方全可以擠進去，柵牆不過一丈左右，輕輕一縱身已經到了上面，雙手抓住了木柵的頂子幌了一下，沒有聲音，玉姑往起一飄身，雙手用力的一按木柵頂，輕輕的落在柵牆內，身軀往下一伏，斜臥在地面上，這裏是迎面一排高大的房子，東西各有兩間長的兩排屋子。

身形伏下去仔細聽，聽不到什麼聲音，他這裏房子有門有窗，可是窗子是用鴨蛋粗的樹杈子一根一根的排成，只有立着的，沒有橫着的，也是帶着樹皮的樹杈子裝上的，從裏面倒是糊着紙，屋裏有燈光，靠

自己面前五六尺外，就是這兩丈多長的西房，並且後面離地七八尺處，還留着一個後窗，也是一樣用樹杈子排成，裝按死了的，玉姑順着這西房的轉角，向前張望了一下，當中這一段地方很寬闊，東西兩邊的房子，距離着有五丈遠，從房山角這邊可以看到前面的柵牆門，門大開着，也沒有匪徒把守，這種情形看着可疑，有喧嘩的聲音，却是從前邊那幾排房子裏發出。

玉姑退到西房後，回頭看了看，柵牆那邊黑沉沉的，覺着這一帶沒有人，身軀往下一矮，往起一聳，騰身躍起，雙手抓住了後窗口，這上面的後窗，並沒有糊紙，玉姑偏着半個臉，往裏張望，房子很大，兩丈多長是一通連，也有兩丈多深，屋裏迎面靠當中地上，架着一個極大的石板桌子，上面擱着一個臘台，點着很粗的牛油燭，靠南北兩邊房門牆下，倒全搭着板鋪了，南邊板鋪上兩個人，北邊鋪上一個人，全睡着了，牆上掛着幾件兵器，有刀，有鞭，有鞭，靠牆那邊堆着兩個木箱，上面還有一堆包裹，玉姑一看這種情形，若是匪首所住的地方，防守不會這麼疎懈，正房內沒有什麼聲音，大約是沒有人。

玉姑可是不敢絲毫疎忽，仍然是輕輕一飄身退下來，往北一縱身，竄到正房的西山牆下往後轉，轉到後面，果然這裏也照樣的留着後窗，兩個後窗可全糊着紙，從紙窗上全能看見裏面的燈光，玉姑先奔西邊這個後窗口，仍然翻上去，聽了聽裏面沒有動靜，他竟用右手無名指的指甲，把窗上扎了一個小孔，這種地方，就是玉姑不慣於江湖道上的這些行爲，這仗着是屋中無人，他自己覺着不過很小的一點聲音，可是只要是久走江湖的人物，瞞不過去，玉姑把臉緊貼到木柱上往裏看，這屋裏的情形跟西房就不同了。

趕情這是隔斷開的一大間，跟東邊通着，一望而知是一個臥室，這屋裏雖則沒有什麼整齊的陳設，可是木案子上，放着許多食物，還擱着酒壺杯盞，緊靠窗下也架着一個木案子，上面却還放着一個鏡子，有

許多脂粉婦女所用的東西，玉姑不禁心驚，這匪巢中還有女賊，靠西邊貼着牆，搭着一架鋪，上面鋪陳也十分整潔，還有幾件綢緞的被褥，這屋中也是空着沒有人，玉姑不禁心中盤算驥羣在那裏，自己趕緊退下來，再翻到東邊那個後窗口，照樣的點破窗紙往裏看，外面沒有什麼，只有幾件粗製的桌凳，點着兩個蠟台，靠門旁的牆上，掛着兩條馬鞭子，除此之外，什麼看不到，玉姑知道非往前面去找尋驥羣的下落不可了。

自己往下一飄身，耳中聽得遠遠似有一片脚步之聲，玉姑趕緊抬頭看了看，房子不高，自己往起一聳身，雙手抓住後簷頭，往起一飄身，身形翻上來，趁勢矮着身軀，順着微斜的房坡到了房脊附近，把身形俯下去，果然前面有兩個年輕的匪徒，全是一身紫灰布褲褂，打着包頭，一手提着刀，一手舉着火把，前面引路，後面又是兩名匪徒，兩人架着一個，在火把光下，玉姑仔細的注意被架着的人，他雖是低着頭，自己也辨別得出，正是小場主范驥羣，可是在范驥羣的身後不遠，還跟着一人，竟是一個年輕的婦人。

看年歲也不過三旬左右，生得細高身材，一張瓜子臉，兩道柳葉眉，一雙大眼，眉梢眼角，全往上微吊着，穿着一身青綢子短衫褲，腳下一雙窄窄的薄底靴，頭上青絹帕包着，一看他這種相貌打扮，就知道是一個久走江湖的女賊了，這個女賊從他眉梢眼角上看來十分厲害，這時這四名匪徒押解着小莊主范驥羣，一直的奔上房這裏，那兩名舉火把的匪徒往左右一分，站在門兩旁，那兩個匪徒把范驥羣推進屋中，那個女賊跟了進去，玉姑趕忙從屋頂上仍退到後房簷子，輕輕一飄身落在下面，一轉身往起一聳，雙手抓住了靠東邊的這個後窗木沿子，身軀繃在上面，從方才點破的窗孔往裏張望，只見那兩個匪徒，把范驥羣已經推着坐在了靠東山牆下桌案旁的一張椅子上。

范驥羣是被倒綁着二臂，這時那兩名匪徒更用一條繩子，把范驥羣往椅子背上一靠，上半身跟椅子背捆在一處，這兩個匪徒提着刀退向門邊，可是並沒走，這時那個女賊已經來到屋中，往當中一站，兩隻手一背，向范驥羣看了一眼，跟着扭頭向門邊的兩個匪徒說道：「你們還不走，等什麼，難道要等着領賞麼？」

靠左邊那個匪徒身量高大，面貌凶惡，他却帶着笑說道：「二奶奶，當家的可吩咐過，這可是一隻肥羊，多少事全要從他身上來解決，把他梢回來，可不容易，並且那個姓秦的不久必然到，告訴我們要嚴厲防守，看住了這隻肥羊，我們還是守着點吧。」這個女賊雙眉一皺，兩隻水汪汪大眼一瞪，帶着怒容向說話的那個匪徒道：「黃五，你別在我面前弄這一套，怎麼跟我說起公事來，你幾時聽見過玉狐狸祝月紅手下會看走了秧子，給他按上翅膀，我也有本領把他抓回來，難道從你們這兒就不放心我麼，爽快的給我走，惹翻了二奶奶，我可是翻臉不認得人，黃五你是想嘗嘗二奶奶手底下什麼勁麼。」這個匪徒一聽，咧了咧嘴笑了一笑道：「好厲害的二奶奶，我們惹不起你，你不要多想，你疑心病也太大了，咱們在太平溝是臨時安窩，不能不小心些，我黃五敢說是忠心赤胆，二奶奶你就往後瞧吧。」

玉姑在窗外聽這個女賊的自報姓名，是玉狐狸祝月紅，恍惚是聽什麼人說過這個人，大約是個飛賊出身，這女人一臉邪氣，范驥羣落在他手中，恐怕要毀了，這時只聽那玉狐狸祝月紅嘆味一笑道：「你這小子心是黑心，胆是苦胆，在奶奶面前別裝不錯的了，黃五，聽說聽道，有你的好處，滾吧。」那個匪徒連哼了兩聲，嘴裏可沒說出什麼來，帶着他那個夥伴一同走出屋去。玉狐狸祝月紅跟到門邊，把風門一推，這個後窗子正對着前面風門，此時連外面舉着火把的兩個匪徒，一共是四個人，他們往前走，全不住的回

頭，玉狐狸祝月紅站在門口，他看着那四個人說道：「你們可估量着，奶奶作事從來不許人干涉，你們只要敢胡說亂講，可提防你們的小命，我是說得到作得到。」跟着砰的一聲，把風門關閉，玉狐狸祝月紅轉身來，他向范驥羣那邊看了一眼，他跟着走進裏間。

玉姑此時真是十分着急，眼看着驥羣被綁在椅子上，自己就不能伸手把他救走，因為窗上有窗戶紙，自己也不敢把紙孔弄大了，向驥羣打招呼，跟着玉狐狸祝月紅從裏間再走出來，玉姑不由的暗罵，好個下賤東西，趕情他進了屋，他重施脂粉，再畫蛾眉，收拾的非常妖豔，他一直奔驥羣身旁，驥羣現在面色慘白，形容憔悴，胳膊上腿上全紫裏着，大約這是在牧場裏受的傷，此時仍然低着頭。

玉狐狸祝月紅伸手向范驥羣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道：「小伙子怎麼一聲不響，我有話問你，好好的答對我，有你的便宜，並且我還可以告訴你這場事的真情實況，爲什麼把你弄到這個地方，你要知道你的死生，就在二奶奶掌握中，年青青的不許沒有人心，方才在前面當家的面前，若不是二奶奶照顧你，你先要受一次皮肉之苦，我不把你帶到後面來，就是我們當家的不再毒打你，還有人要收拾你了，我知道你這小伙子，別看年紀不大，到還是個硬骨頭，可是你別忘了，這種私刑你就擔不了，你想是不是，你叫什麼，可是范驥羣麼，小伙子，你是帶了人緣來，我從一到鐵馬莊，聽到你這個名字，我不知爲什麼就注了意，小伙子，這也是你家門有德，遇上你二奶奶，我想盡了方法，非要保全你這條小命不可，你說這是爲了什麼，小伙子，他們說的話我全不信，從你口中說出來才算數呢，怎麼不抬頭哇。」說着話，就伸左手去搬范驥羣的頭，他是站在范驥羣的左邊。

這時范驥羣猛向右一揚頭，大聲喝斥道：「給我滾開，甜言蜜語，姓范的不愛聽，你再不躲開我，我

可要罵你了。」這個玉狐狸祝月紅，他討了這麼個無趣，可是他依然不動怒，呦了一聲道：「小伙子，好大的脾氣。」他二次伸手又把范驥羣的肩頭抓住，聲色俱厲的向范驥羣喝斥道：「你敢跟二奶奶這麼無理，我宰了你算不得什麼，你敢跟我發威，我可要對不起你了。」這個小場主范驥羣在十分憤怒下，他上半身被捆着，可是兩腿並沒被捆，他此時一咬牙，左腿照着祝月紅迎面骨上踹去，祝月紅猛往左一攏身，却發出一聲狂笑，他身軀閃開，笑聲已斂，向小場主范驥羣說道：「小伙子，你還敢同二奶奶動手動腳，你是活膩了，我剛了你。」他話聲中聳身一縱，已到了裏間的門口，一撩軟簾，進了屋，很快的從裏面又闖出來，手中却多了一口雪亮的翹尖刀，這一來，把後窗外的玉姑可吓壞了，他認定了這個玉狐狸祝月紅要行凶，自己就預備他只要真動手，只好是把後窗抓破，先給他一梭子鏢，阻擋一下，然後再動手，這個祝月紅闖到范驥羣面前，左手往范驥羣的胸前一抓，右手的刀往上一舉，口中在招呼：「小伙子，你看二奶奶這口刀往下一落，你就算完了，還敢跟我無理麼。」這一來，窗外的玉姑看出這個萬惡女賊，他是安心戲弄驥羣，並沒有真殺驥羣之意，玉姑此時有說不出的一種難過。

只見驥羣這時把臉一仰，向玉狐狸祝月紅厲聲說道：「要殺就殺，小爺早把這條命交給你們了，這算得什麼，你就動手吧。」玉狐狸祝月紅把刀往下一落，驥羣一閉眼，他却撲哧一笑道：「吓嚇你呢，我焉能這麼忍心殺你，這樣好人。」跟着他把手也鬆開，却向范驥羣道：「小伙子，咱們把話說明白了，你願意死願意活，由着你檢，我又不准你隨便的開口罵人，話說在頭裏，你只要不聽我的話，你想死可不容易，活罪可比死難受，你只要開口罵我，我先把你嘴唇割開，挺好的小伙子，變成了野兔子一樣，多麼難看，你只要再踢我，我刀往下一落，把你的腿砍折，叫你做一輩子瘸子，走起路來多不方便呢，小伙子，

二奶奶不是跟你開玩笑，我說了就那麼作，你可估量着，小伙子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你范家只有你這麼一條後代，你家中還有六七十歲的老娘，你若死在太平溝這裏，范氏門中斷絕了後代香烟，叫你那六七十歲的老娘怎樣再活下去，二奶奶喜愛你年青，你只要好好的和我講話，不只於我不殺害你，別人也不敢再殺害你，這樣只有你的便宜，你不要再做糊塗事了。」

范驥羣哼了一聲道：「你不用和我這些個，不錯，我死了斷絕了范氏門中的後代，我母親不會活下去，可是姓范的是清白人家子弟，名師之徒，你一個女人，你這樣對待我，是何居心，姓范的寧願作范氏門中不肖兒孫，也決不肯作那種無恥下流的事，要殺要剮，只管動手，縲一縲眉頭，就不是范家的子弟了，你還想說什麼，趁早給我走開吧。」

玉狐狸祝月紅臉上一紅道：「你這小子，竟敢血口噴人，二奶奶不過是愛你年青青，是一條好漢，安心想救你，你反到往邪處想，你這個人真有些不識抬舉了，告訴你，時機是稍縱即逝，小伙子你可知道你鐵馬莊這場事是誰來非把你們這些人毀個一敗塗地，小伙子你這條命很危險了，你只要順情順理聽我的話，我可以叫你因禍得福，你願意不願意。」這個范驥羣他雖則沒在江湖歷練過，可是他眼中也看得出好壞來，他認定了這個玉狐狸祝月紅決不是好人，一派妖淫之氣，這種東西他決不會安好心，自己更覺出他完全是存着一種邪念，可是范驥羣自己也想好了，任憑你說什麼，反正我不入你的圈套，遂抬頭向玉狐狸祝月紅道：「我范驥羣遇到這場事，落在你們手中，我認了命，反正有給我報仇雪恨的人，我也把話跟你說明白了，姓范的是好人家的子弟，我更是終南派的門下，你不要對我動別的念頭，一個人沒有願意死的，我也願意活，可是想叫我走上邪途，我寧可落個粉身碎骨，也情甘樂意，你有話只管說吧。」

四 玉姑險遭不測

這個玉狐狸祝月紅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衝着你這句話就值一刀，年青青的小伙子，嘴上別學那麼刻苦，你竟敢拿着二奶奶不當好人，你不怕雷劈了你，一個人誰全有作錯事後悔的時候，我現在是事情已經作錯，明白過來，我後悔了，我不應該受別人的利用，害你們這般好人，你是很聰明的小伙子，這句話你還不明白麼，小伙子別胡思亂想，我真心想救你，你也可以拿出點良心來，別害我，事情可關係着你鐵馬莊第二次的生死，你趕緊跟我到屋裏去，我好詳細的告訴你，咱們決定個辦法，風聲走露，可就毀了，你要是想跑，天良喪盡，這太平溝你也不容易逃出去，你可把祝月紅害了。」范驥羣聽他話說得十分鄭重，也在半信半疑的向祝月紅道：「你只要真心想救我范驥羣，你放心，堂堂男子漢不用作那種下流事，沒有你的話，姓范的明是刀到了脖子上，決不走，你難道不信我麼，我起誓。」

祝月紅點點頭道：「好人，你用不着起誓，我信得及你。」他立刻伸手把范驥羣綁在椅背上的繩子解下來，口中却在說道：「驥羣你可別疑心我是不放心，不能把綁繩給你解開，方才你也看見，你也聽見，那個黃五他是我們當家的小閻王焦震的親信人，可對我又起了疑心，我現在若是把你的綁繩鬆開，我們的事沒商量好辦法，還沒決定之前，萬一他們借着什麼題目，前來查看，發現我已給你鬆了郝，事情可就毀了，你現在受點委屈，咱們把話說明，事情就好辦了，那時我必叫你走。」范驥羣忙點點頭道：「我明白這個意思。」玉狐狸祝月紅他遂抓着范驥羣的胳膊走進裏間，往靠窗前的椅子上，一按范驥羣，叫范驥羣坐在椅子上，此時把伏身在後窗外的玉姑，又急死了，他看着這種情形，這個女賊分明不懷好意，自己趕緊

退下這個窗口，又到了西間的後窗下，仍然是竄上來繡在窗戶下，探頭張望着，看着屋中的動靜，范驥羣臉上仍然是一團正氣，向祝月紅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快快講。」玉狐狸祝月紅微微一笑道：「好人，你先等一等，我爲了你，跑前跑後，怕你吃了他們的大虧，我連晚飯全沒顧得吃，你不信，摸摸肚皮，全餓空了。」小場主范驥羣也不管理他，祝月紅跟着說：「我得吃一點東西，要不然說話全沒力氣了。」他跟着從窗前靠西南角一個木架子上面，取來四個盤子，裏面全是現成的菜，更拿過一個酒壺，兩個酒杯全放在范驥羣身旁的桌上，他搬了一個木櫈，緊靠着驥羣的腿旁坐在那。

范驥羣慘白的面孔，立刻紅了，沉着面色向祝月紅道：「你坐在對面不好麼？」祝月紅反到向驥羣腿邊靠近了些，說道：「年輕輕的小伙子，別這麼賊心爛肺，你別瞎疑心，挨着你怎麼的，還沾了你的人麼？你知道我現在是拿命救你，我有要緊的話，得跟你說，倘若叫別人聽見，我救不了你，先害了我，爲了你叫人把我宰了，你居心何忍。」他說着話對兩杯酒，拿起一杯來，向范驥羣道：「驥羣，這杯酒是爲了我改邪歸正，從此後我再不和匪人們在一處，我也作了良家婦女，我救了你，也就是你救了我，兩全其美，趁心如願，驥羣這杯酒你應該喝不應該喝，」范驥羣現在臉跟火燒的一樣，玉姑在窗外也是咬牙切齒。驥羣忙把頭仰了仰，躲開酒杯，正色說道：「這杯酒我應該喝，可是我從來滴酒不入口，只當我喝了，我心領了你這個意思。」這個玉狐狸祝月紅，立刻臉上帶着輕嗔薄怒，瞪了驥羣一眼，用左手手指，往驥羣的腦門子上按了一下，說道：「你這個小伙子真狡猾，這樣你可辜負了我一番好意，一個人想學好，你不趕緊地成全他，你不肯喝這杯酒，就是你看我祝月紅未必是真心實意，改邪歸正，你這麼對待我，倘若我還流落下去，你是造多大罪孽，好人，你摸摸良心想一想，你對得起我麼，不會喝也得強喝，你把這

盃酒喝下去，我爽快的告訴你事情的經過，以及我救你的方法，這杯酒你不喝，太叫我寒心了，我是一團火熱的撲着你，你拿涼水澆我，你也太忍心了。」說着話他把酒杯放到驥羣的唇邊，驥羣是倒綁着二臂，再想躲，身後已是窗戶，沒法躲了。

這時祝月紅更把他面前那杯酒拿起，向范驥羣道：「我知道你們這種年青人，全是疑心病大，你怕酒裏有毒藥麼，我先喝了這杯給你看看，請放心好了。」祝月紅把那杯酒一飲而盡，范驥羣對於祝月紅說的話是真假難辨之下，自己也是在盼着萬一能脫身逃走，也好找到了師父，調集牧場裏的人報仇雪恨，口中忙說道：「你別鬧，我喝這一杯，可不許再讓我喝了。」一低頭，把這杯酒一飲而盡，范驥羣他實在是不能喝酒，這一下子，噲得他咳嗽起來，祝月紅趕忙從身上扯下一塊粉紅絹帕，他給驥羣擦着鼻涕眼淚，這一杯酒下去，驥羣覺得轟的一下，臉像火燒，這個祝月紅他把整個的身軀，全依在了驥羣懷中，驥羣鼻中嗅到一股子熱香，驥羣此時頗有些心旌搖搖，不能自持，趕忙的緊把頭低下，往窗戶這裏閃躲，這個祝月紅此時臉上也泛起一層紅雲，桃腮帶笑，杏眼含春，他往椅子上一坐，胸頭一起一伏，吁吁地嬌喘，他一把抓住了范驥羣的胳膊，顫聲說道：「驥羣，你現在知道我的心了。」

驥羣他雖則被這一杯酒壯得有些心神亂了，可是這時紙窗這邊有一小孔，吹進一陣涼風，自己覺得右半邊臉有一股涼氣，眼中看到玉狐狸這種神情，自己悄悄地用倒摺着的手，把自己背上的肉摺了一下，趕忙往起一挺身，站了起來，向祝月紅道：「我盼望你爽快些說明，你是何居心，你這種輕狂無禮，我范驥羣素不領情，不如你爽快殺了我到好。」祝月紅雖然在范驥羣動了怒，他絲毫不介意，哼了一聲道：「你這個人真難纏，你這樣對待我，還怎樣叫我跟你渡過一場患難，你快坐下吧。」他用力一拉驥羣的左臂，

把驥羣按得又坐在那，驥羣此時真是發作不好，不發作也不好，只好往窗戶這邊一倚，把兩眼一閉，任憑他說什麼，自己給他個裝聽不見。

祝月紅此時他自己又斟了一杯酒，向范驥羣道：「驥羣你是不是想真心成全我，還是故意這麼敷衍，爲是逃出太平溝，我告訴你真心實話，我現在這件事作出來，我就要落個死無葬身之地，我這麼破死命的搭救你，驥羣也要救我這條命才對，我只要救你逃出虎口之後，還能把這次陰謀暗算鐵馬莊，你們勢難兩立的仇人，就到你面前，給你們鐵馬莊死的人報仇雪恨，我這麼把自己的死生置於不顧，我爲的是什麼，驥羣你也該拿出良心來對待我。」范驥羣聽到他這個話，只好把眼睜開，向玉狐狸祝月紅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你這麼救我們，不止於我范驥羣感恩不盡，我們鐵馬莊所有的人，也不會忘了你的好處，你叫我怎樣報答你全成。」

祝月紅道：「我這麼作完全是爲你一人，別人報恩不報恩我不管，我只問你，你應該怎樣報答我。」范驥羣忙說道：「這句話叫我很難答，只要我們鐵馬莊牧場力量能作得到的，一切從命。」祝月紅嘆味一笑道：「把鐵馬莊全給了我我也不希罕，我要你個人有良心。」驥羣道：「我范驥羣無論到什麼時候，是有天良的人，我絕不作忘恩負義的事。」祝月紅道：「那是空話，良心裝在肚子內，誰也看不見，咱們得說事實，這件事辦了之後，我祝月紅可落了個天地雖大，沒有我寄身之地。」驥羣道：「我們願意供養你一生。」祝月紅道：「我自己會活着。」驥羣道：「這可難了。」祝月紅哼了一聲道：「驥羣，我爲了你明明是殺身大禍，我全不怕，你爲了我也能受點委屈，和我成就百年之好，我也不致再流落下去，我有這一身本領，你更是前程遠大的少年，咱們一雙兩好，成就這段美滿良緣，難道你不願意麼？」

范驥羣往起一挺身道：「你這個無恥的婦人，竟敢拿這種事要挾我，我至死也不能承認。」范驥羣認爲他非翻臉不可了，那知道祝月紅嘆味一笑道：「我看你這個人，動不動就翻臉，跟你說句玩笑話，你就認真了，咱們好商量。」說到這，玉狐狸把面容一整，向驥羣道：「驥羣，向你說正經的，你可不要當耳旁風，誤了你的性命，有什麼風吹草動，你可別妄想就逃走，這邊有一個，我給你引見吧。」玉狐狸祝月紅他說着話，好像整理自己的衣服，手探進他的衣襟底下摸索，這時他突然向左一轉身，右手往起一揚，「吧」的一聲，一支袖箭向後窗打出去，後窗外嘩啦的響了一下，這個祝月紅他却向范驥羣厲聲喝叱：「想活着你可別動。」他很快的跳過去，從後牆上把一口刀從刀鞘中拔出來，隨手一揮，把桌上的燭焰砍滅，他跟着竄出裏間，從外間嗖的一下，隨着風門一開縱出去，一扭身，竄上了屋頂，他口中在低聲喝叱：「什麼人，你想往那裏走。」他這時往下一飄身，因爲他那一袖箭打出，聽外面人的聲音，分明是已受傷，他這麼快追出來，認爲這個人不會走脫。

這個玉狐狸祝月紅，他本是馬戲班出身，輕身術是特別好，他一飄身已經到了房下，可是下面那邊還有那個隔窗偷窺人的蹤跡，這時他認定這個人是後柵牆翻出去的，因爲自己從前面房中追出來，東西兩邊全可以看到，更是很快的翻上屋頂，他身形往下一矮，就要往後面柵牆上竄，這時忽然對着東房山那邊柵牆「吧」的響了一下，玉狐狸祝月紅，他把往前縱的勢子一收，口中喊了聲：「該死的東西，你在這了。」往左一擰身，腳下用力一點騰起，從正房的西北角斜撲過來，可是黑沉沉一片柵牆，竟看不到人影子，自己聽得清清楚楚，分明是這裏有了響動，他是毫不遲疑，一聳身，竄上柵牆，壓刀張望，此時前面正有人向這裏走來，來的是四名弟兄，舉着火把，後面正是現在盤據太平溝的匪首，小閻王焦震。

他從前邊巡查前面，轉回後面，這個玉狐狸祝月紅是他的姘婦，可是小閻王焦震，完全仗着玉狐狸祝月紅給他在關東三省打出天下來，所以他對於玉狐狸祝月紅荒淫成性，他絲毫不敢干涉，此時他帶着人往後邊來，還是因為得到弟兄的報告，鐵馬莊跟星記牧場不肯甘心，安心報復，已經分出好幾撥人搜索下來，他就怕玉狐狸過份任性，把這個小場主范驥羣放走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此時他帶着四個弟兄，到後面來，才進柵門，那個玉狐狸祝月紅正在竄上了西邊的柵牆，小閻王焦震忙的喊着：「二奶奶，什麼事。」祝月紅狠聲說道：「你這小子，只顧吃酒找樂，太平溝進來人你都不知道，你的腦袋叫人要了去，你或許作夢呢，還不往西邊追趕等什麼。」小閻王焦震急得怪叫道：「可是那隻肥羊逃脫了麼？你真是要我的命。」

玉狐狸此時已經飄身落在柵牆外，他在罵着道：「該死的東西，沒有那麼些廢話，人在屋裏網着，奶叫你搜索是另外的人，話聲中玉狐狸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向後面西北角撲去，因為他知道這裏有一處比較着可以往上躍升，那小閻王焦震，已經連連的打了三聲胡哨，他提着一口鬼頭刀，從柵門邊轉過來，也奔了西北角，他們這裏搜尋過來，前面這三層房屋六個柵牆圍成的院落，全是這裏匪首們住的地方，小閻王焦震，這一吹胡哨，前面立刻有十幾名頭目們，把前後的要路口把守住，更有兩個頭目提着刀，也向後面撲過來接應。

那個楊玉姑他這次真是九死一生了，他伏身在後窗口，看着屋中的情形，又是氣又是恨，自己對於小場主范驥羣既是一塊長起來的，如今兩人更有結爲夫婦的情形了，楊玉姑對於范驥羣身上那會不關心，趕到玉狐狸祝月紅他對於范驥羣那種無理的情形，楊玉姑真是忍無可忍，他預備着要動手了，趕到祝月紅最

後竟說出安心非嫁給范驥羣不可，楊玉姑在痛心極怒之下，他精神就不能專注自己的形跡了，他身形本是懸在後窗下，這種地方功夫大了不成，兩隻胳膊就有些支持不住了，玉姑索性身形往上拔，把雙臂橫過來，全搭在窗沿子上，仗着他這裏的房子全是用帶樹皮的樹幹，裝成的牆壁，這樣脚尖尙可以抵住了牆皮，不過身軀一拔高，先前的那個紙孔比較着矮，看着不得力，玉姑又重在上面，點破了一個紙孔，那知這種動作，瞞不過屋中的這個久走江湖的女賊了，這也是楊玉姑不該着喪命在這裏，玉狐狸祝月紅他若是不賣狂，一聲不響，一袖箭打出來，玉姑就得當時喪命，可是祝月紅一發話，玉姑聽出他的話不對，他的手一指，玉姑趕緊的向左一低頭，就這樣這一袖箭正穿着玉姑右肩膀上打過去，肩膀被打傷，玉姑的身形摔下去，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玉姑不敢顧傷痕的疼痛，擰身飛縱，向後柵牆竄出去，玉姑雖則逃得快，可是他也就是才翻出柵牆，祝月紅已經追出來，玉姑依然逃不開，他落在柵牆下一伏身，此時往起竄，也得被祝月紅看見，停在這裏不走，祝月紅追出後牆，也得發現了玉姑的蹤跡，不知什麼人竟在這時向西柵牆打了一石塊，那邊發了聲音，把個祝月紅誘得向西柵牆撲去。玉姑算是逃到了東北角，此時正是小閻王焦震帶着四名黨羽從前邊趕到，跟玉狐狸祝月紅一答話，楊玉姑在這個時候，可撤身從東北角往東轉，雖則他這個院子大，可是祝月紅是高聲向小閻王焦震招呼，玉姑這裏聽得真切，自己心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爲什麼放過，趁這時把范驥羣救出來，就是暫時逃不出太平溝，找一個地方隱匿起來，總可以脫身虎口。

玉姑此時肩膀上的傷痕，尙在作痛，他不顧傷痕的疼痛，往東邊又轉過兩丈多遠來，一聳身翻上柵牆，一飄身落在下面，俯着身軀，順着窗前撲奔門口，玉姑這一手，十分冒險，這要是匪黨翻回來堵在屋內，就不容易走脫了，他竟自闖進屋中，一直的到了裏間的門口，低聲招呼：「驥羣哥，你快着走。」可是

屋中沒有答聲的，這一來，玉姑可真急了，裏間的燭光已滅，黑洞洞任什麼看不見，玉姑在情急之下，伸手把劍從背上撤下來，反身撲奔明間，迎面的桌上，伸手把臘台上一支臘拔下來，舉着這支臘，很快的一掀軟帘，闖進裏間，再看屋中，那還有驥羣的蹤跡。

人走得真奇怪了，靠他坐的那個地方，身後的紙窗上，有一處紙被抓去一大片，可是木窗十分堅固，現在依然完整，決不是從窗戶走的，玉姑把屋中看了一下，更把迎著門那個板鋪下面，也看了看，知道驥羣一定是逃走了，自己反身退出裏間，把臘燭順手拋在地上，闖出門口，這時幸而祝月紅跟小閻王焦震，和他手下的黨羽，一直的全撲奔了後面的東北角那一段可以往上擡升之處，玉狐狸祝月紅已經到了上面，小閻王焦震一手提着鬼頭刀，一手抓了一支火把，也跟著從那一段險峻的山壁翻上去，向祝月紅在招呼着：「怎麼樣，可是從這裏逃走的麼？」

五 誰救走了驥羣？

那四個黨羽他們在這種地方不敢往上面擡升了，因為地方太險峻，沒有輕身術本領的不容易上去，他們可是順着柵牆後面轉過來，玉姑此時趕緊的退出來，可就要走不脫了，因為迎面柵門雖然敞開着，可是遠遠的已經有匪黨們往這裏走來，全是被胡哨聲引過來的，玉姑仍然順着東面柵牆下緊往南退出丈餘遠來，趕緊的往起一聳身，雙手抓住了柵牆頂，趕到往外一翻，這一下子玉姑險些個整個的摔下去，他右肩頭被袖箭傷發作，用力過猛，身軀往外一翻，完全得憑雙臂的力量，右臂在巨疼之下，手一軟，抓不住柵頂，身軀往下縱，完全得憑雙臂的力量平均，才能够輕輕的落在下面，這一來，玉姑的左手可就沒敢再撒手

，全身在柵欄的頂上往下一墜，柵牆雖則堅固，輕身提氣的出入這種地方，不致於帶出什麼聲音來，現在全身這麼一掙，氣一散，這種力量太重了，掙得柵牆咯吱吱一陣響。

那四個黨羽，他們現在還有三支火把，這還仗着他們舉着火把，自己的面前越亮，往遠處越看不真，可是這種聲音，內中可有聽到的，剛要發話喊，這時從東北角這個高峯下，囁囁的連着響起，這三個匪黨驚得回身查看，這種聲音，還是不斷緊貼着山壁往上連續的響起，上面長着荒草藤蔓荆棘，可是在這個時候多半枯乾，好像有什麼東西擦着山壁上的藤蔓荆棘往上竄去，連續的響了三次，一次比一次高，最後的聲音，已經到了八九丈，這三個匪徒齊聲怪叫，內中一個就在高聲喊：「當家的，你快看，排雲峯的山壁上有了響動了。」

這邊他們嘩亂之間，那個楊玉姑算是被這片聲音救了，身軀在上面一墜，他也發覺匪黨們已經轉過來，自己只有仍用右手一推柵牆，竄了下來，現在是右臂沒有力量了，往地上一落，踉蹌的向前搶出三四步，身軀一栽，幾乎倒下去，就在這時，突然左臂被人抓住，耳邊更有人低聲招呼：「不要出聲，趕緊走。」玉姑一聽發話的，竟是師父秦邦彥，不敢再答話，自己被半拖半架順着東邊的山壁轉過來，往南出來有十幾丈外，師父更在低聲招呼：「玉兒提住了氣，我們得翻上去。」玉姑被師父架着左臂，借着師父的力量往上輕登巧縱，這一帶只要輕功提縱術稍有根基的，就能够着足，很快的到了這片山嶺上面，穿着一片蓬蒿茂草，斜奔東南，一直的走出一箭多地，這裏是一片亂山頭，到處草木叢生，怪石高聳，秦邦彥帶着玉姑，走到一片大樹林中，這才向玉姑招呼道：「玉兒你在這裏緩緩氣吧，你右臂受了傷，傷很重麼？」

玉姑此時連急帶疼，不住的流淚，悲聲說道：「師父，我的傷還不要緊，只是此時發作起來，手底下使不上力了，筋骨還沒受傷，我驥羣哥，你把他救出來藏在那裏了？」秦邦彥哦了一聲道：「怎麼，玉兒你沒有助他脫身逃出來，這可是怪事了，那麼隨你來的還有什麼人，虎子是不是隨在你身邊？」玉姑道：「師父，我是自己來的，任何人沒跟隨我，只有在蘆葦地中，大約那個地方叫後三台，遇見了牛黑子，師父沒碰到他麼，驥羣哥分明已經在那一剎那間逃出來，他被倒綁着，自己決不會脫身，這是怎麼回事？」秦邦彥道：「真是怪道！我趕到這裏時，已經發現你隱身在這裏，我是繃在前面的房簷子山牆角那裏，但是忽然有人向我身上打了一點東西，我認定了是自己人隨你一道來的，我趕緊退下來，從柵牆的西邊追出去，可是翻到西北角那條險峻的小道，我追趕的人竟會失了蹤跡，我因為已經看出這裏那個女賊，他對驥羣懷着惡念，不過他沒有殺害驥羣之意，我要追上我要追趕的人，從西邊山嶺上一路搜索，想不到竟會誤了事，這真是怪事，趕到我再翻回來，裏邊已經發作，匪首們竟向西北角這邊追上來，我一直的轉着這座高峯後，繞到東山嶺這裏再翻下去，你幾乎形跡敗露，我用鴛鴦連環鏢，打出去四個石塊，引誘三個匪黨，注意往峯腰查看，容你從柵牆上，退了下來，想不到驥羣並不是你把他救出來，那麼我們要仔細的在附近搜尋，這一片山頭可是絕地，越往北走，山勢極狹小，再往前向東北轉過去，大約也就是一里多地，就到了盡頭處，數十丈高的壁立懸崖，沒有上下的道路，驥羣他不論是被何人救出去，你看，天這可就亮了，這一個太平溝，就有二三里路長，現在的時候，決不容他逃出去了，我們也要另覓隱身之地，現在再想退出去也來不及了，我現把你的傷紮裹一下，照眼前的情形看來，只要驥羣逃出這羣匪徒之手，我們倒容易應付了，他落在匪人手中，是我們最大的威脅。」

說話間秦邦彥把玉姑的肩頭給敷上藥，把自己的襪包撕下一半來，給他綁紮好，玉姑道：「師父，我們若是不趁着天亮前退出去，可就得在山頭隱匿一整天的工夫，匪黨們情形，我可已經看過，他們劫來我們牧場的馬羣，全在太平溝東邊，通着這邊的這片山谷，有一段山梗子隔斷着，全在那邊樹林子內，可是看情形，這夥匪人在這裏盤據的不久，他們也沒有較大的馬圈，大約這大批的牲口，就許很快的移走了，師父，你怎麼單人獨騎的趕到這裏，不多帶些弟兄來，這夥匪人手下黨羽還不少，總有好幾百人，我們恐怕沒有這種力量動他們了。」秦邦彥道：「玉姑，你不用擔心，他們這麼大隊的人跟好幾百匹馬，暫時不會離開這裏，離開前三台後三台，現在附近一帶已有我們帶來的弟兄分散開，我獨自淌進後三台太平溝，也就因為我實在沒得到匪黨的確實下落，我是被他埋樁下卡子的人引進來，他們反給我作了指引道路的人。」

原來秦邦彥在事情已經全判明是有人故意的佈置好了，雙管齊下同時動手，要把鐵馬莊和星記牧場一舉手覆滅到底，手段十分辣，聲勢也太厲，可是鐵馬莊終於仗着秦邦彥平時總注意着防患未然，居安思危，算是把個鐵馬莊保得不致於全部被毀，牧場這次損失太重了，所有馬匹，除去被匪徒劫走的，驚竄到各處去的也太多了，到了天亮，馬夫弟兄們，也全往回下撤，趁勢把牲口找回來不少，還剩下二三百匹，事情發現得這麼嚴重，尤其是驥羣被擄劫，這件事人人痛心，全是咬牙切齒的要追緝這羣匪徒，以死力拚，趕到秦邦彥安置了莊中，叫人伴住了弟妹，驥羣被擄劫的事，決不敢叫他知道，只可瞞哄一時是一時。

趕到秦邦彥趕到牧場略問經過之後，又發現楊玉姑單人獨騎的走下去，這時仗着興安嶺上林場的人到了，盧忠也在牧場內，秦邦彥叫盧忠趕緊騎快馬翻回興安嶺，把林場少壯弟兄，完全調來，叫范志勇跟楊

守謙兩個人保護鐵馬莊，現在牧場用不着再怎樣佈置了，大批的馬羣已經全被擄劫走了，要緊的是鐵馬莊，此時連鐵馬莊帶林場挑選出二百人來，全是年輕力強，把牧場中剩下的牲口分配這些弟兄們，秦邦彥帶着盧忠盧虎子，和二百名弟兄，查看着沿途的蹄跡緊趕下來，這一帶大致的情形，秦邦彥跟盧忠可全能推測，因為附近一帶沒有什麼能盤據大股盜匪的地方，從牧場這裏出發，走出七十里地來，這種緊着追趕逃走的匪黨，決不會那麼巧，就恰巧的走上這條路，這夥匪人，他們在飽載而歸之後，沿途上也會屢次的故佈疑陣，把他們大撥的馬羣分成了幾撥，故意的在道路上迷亂追跡人的勘查，所以秦邦彥這一大隊人追下來，很快就誤了時候，多走了許多冤枉路，不過終被秦邦彥查明他們所走的方向，到了楊河口地面，這個地方所留的跡象不容易找了，因為有大片沙石的地方，並且全是離開官道很遠，在這種時候，大旱災之下，盜匪遍地全有，真是十室九空，有時候走出多少里竟找不到人家，在楊河口這裏，就發現了兩處可疑的路徑。

一處往東南，就是奔前三台後三台，這條荒涼的道路，一處是斜奔西南，通着黃土窪，黑牛屯，黃家寨，這幾處全有梟聚匪黨的嫌疑。這一來，秦邦彥只好把人分開，作為兩路，他叫盧忠帶着一隊人，撲奔西南，自己帶着盧虎子往東南這條道緊趕下來，可是牛黑子他騎着玉姑的牲口翻回來，論理他是能够和秦邦彥遇上，可是牛黑子，他身上帶着那麼重的傷，一連就是兩天兩夜沒合眼，身上的傷流了那麼多的血，他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他有時候抓住了鐵過樑，爬在馬鞍子上，雖則睡不沉，也跟睡着了一樣，趕到稍緩了緩，再辨辨方向，這一來那會不走錯了路，竟跟秦邦彥這一大隊人馬錯開。

在十里屯這裏，秦邦彥因為這麼大隊的走，太以的扎眼，所以把人全分散開，十幾個人一撥，二十個

人一撥，雖則是奔一個方向，可是沿途上時時的岔開，彼此錯開一里半里地，這樣就不會過分的障眼了。秦邦彥在十里屯這裏，竟是從一個沒逃難走的鄉下老人口中打聽出，這一帶在頭天晚間有大隊的馬羣過去，這一來，秦邦彥可認定了這夥匪徒大致的可以落在前三台後三台一帶，他趕緊的告訴盧虎子，所有的弟兄們，一撥一撥的全要分散開，內中有走過這條路的，仔細的注意着，離前三台只要近了，趕緊的改變方向，不要被看出是奔前三台去的，離着前三台二三里內，馬隊往處展，在附近一帶全得散開，趕到了前三台附近，天可就晚了。

這一帶是一片荒涼，連個小村子也找不到了，弟兄們內中可有人知道後三台太平溝六七年前被抄的事情，這一帶是沒有人烟，尤其在這個時候，更沒有官兵在這一帶下道，秦邦彥仔細向熟識道路的弟兄們一計議，因為再越過後三台走，出去二十多里，可就有大鎮甸了，再往東南，更有縣城，那是越不過去的一個咽喉要路，匪徒們擄劫着這麼大隊的牲口下來，就讓是人多勢衆，也終歸是邪不侵正，他必須改扮一下子，變成了一撥一撥的馬販子，才可以越過了幾處要路口，那麼前三台後三台這一帶，也就是我們注意搜索之處了，彼此一商量好，秦邦彥告訴這百十名弟兄，在一片大樹林子裏動手，到處裏荒草是現成的，完全用輦草把牲口蹄子包紮上，像冬天走大雪的山道那種法子，現在就爲是牲口的蹄子上不出聲音，有聲音也傳不出多遠去，在這裏全收拾好了，秦邦彥叫手底下四個頭目把這馬隊分成了四隊，每撥二十多人，頭兩隊偏着西南繞着下去，要越過後三台直到通河口那個大水岔子一帶把住了，那裏是只有一條道路，人全散佈在附近一帶，這夥盜匪倘若是大撥子人，下來時我們的人少，力量不够不要動他，就是把人散開跟綴着走，趕緊的向這邊兩隊人報信，他們倘若真個落在這裏，或者從這裏移挪地方，我們就不會叫他走脫了。

人埋伏好了，守住了這幾條道路，我們爺兩個往裏淌進去，往後三台一帶搜索，因為現在以種種的情形推測，只有落在這裏，不過事情是沒有把握，容我們搜索，倘若他們沒盤據在這裏，那可只有往下趕了，好在越往前走，越容易得到他們的跡象，等到我踩探到真實的情況，把盧忠帶的一隊也帶回來，力量合在一處，我們再正式下手，因為現在的致命傷，是小場主落在他們手中，足可以作我們最大的威脅。

全分配好了，秦邦彥跟盧虎子爺兩個收拾緊襯俐落，衝進了前三台，這裏在剛一進了蘆葦地，沒有什麼動靜，爺兩個辨別着方向，奔後三台，這一片荒涼的地方，連一條正式的道路全找不到，這太平溝是隱蔽在後三台裏邊一片山崗後，趕到淌進來約有一里多地，盧虎子首先發現蘆葦地裏有人了，他故意的引逗他們現身，可是這爺兩個闖這片蘆葦地時，比較着楊玉姑進去的時候，費了手脚，這裏佈置的人已經多，往前淌着，時時容易遭到暗算。

趕到連闖過兩道暗卡子，盧虎子在蘆葦地裏腳下一個失神，竟滾進一個土坑內，這次盧虎子是很險，附近正埋伏着兩個匪黨，手底還是很俐落，一塊飛蝗石，一支弩箭，全向土坑裏打去。仗着盧虎子身形輕快，剛跌下去，已經一挺身躍起，斜着往東一竄，恰巧飛蝗石和弩箭撞在一處，叭的一聲，飛蝗石全被打碎了。盧虎子可是已經躍到土坑邊上，打飛蝗石的，人可跟着撲過來，他聽得這邊蘆葦唰的一晃，他身形往這邊一撲，掄刀照着蘆葦擺動處砍下來，盧虎子看準了他雪亮的刀砍到，一側身，嚶的一把把這個匪徒的腕子刁住，右脚兜着他小肚子上一脚踹去，可是盧虎子知道還有一個，他却隨着這個匪徒一同發喊聲，他哎喲的聲音比那個匪徒還大，這樣那個提弩弓的，口中在喊着：「楊二弟，怎麼樣？」他跟着三分蘆葦，身形也縱過來，盧虎子往前一撲，兜定了這名匪徒的下頰就是一拳，這一下子搗個正着，這名匪徒哎喲

的一翻身，可是他手底下這張弩弓，掄起來，照着盧虎子砸下來。

盧虎子用力向外一撥，自己的手被弩弓掛傷了一塊，那名匪徒已經拚命的往前跑下去，被踹下土坑的，却吱吱的連打起三聲緊急的胡哨，跟着從西南那邊已經連續接了胡哨的聲音，秦邦彥趁着這時辨別出眼前幾處伏樁暗卡埋伏之處，趁勢一連兩個縱身，竟衝過第三道卡子，這樣跟盧虎子可分開了。

六 師徒巧遇

老武師秦邦彥，在這種時候，他可不能再儘是等待盧虎子，好在知道他身形輕快，見機也快，他必然也跟着能闖進來，自己得趕緊的越過這一帶防守最嚴厲之處。秦邦彥掩蔽着身形，縱躍如飛，一直的撲奔前面這一片樹林。眼前這幾道暗卡子，他們完全向一處撲，所以秦邦彥能够利用這種時候，闖進後三台，這個要緊的路口，一直的撲奔太平溝。

這一帶到處可以找到隱蔽身形之所，秦邦彥打量着附近一帶的形勢，聽着附近所發出來的聲音，他也很快的找到了這夥匪徒此時安窩立舵的所在，跟楊玉姑淌進太平溝匪巢，先後差不了多大的時候，秦邦彥也看到附近一帶盤踞的匪徒，他們決不是在這裏住了多久，這種情形秦邦彥很擔心，真怕他們從這裏再往別處逃竄，最要緊的是小場主范驥羣生死不明，自己得趕緊的查明驥羣的下落，可是秦邦彥比楊玉姑淌進來晚一步，可就費了些手脚。

因為秦邦彥進來的時候，正是小閻王焦靈帶着手下黨羽們巡查附近一帶，所以秦邦彥想進後寨，就得從旁邊懸崖峭壁翻上去，躲避開附近的一般匪黨們，這才在後面跟楊玉姑會合。秦邦彥若不是恰巧在這時

趕到，恐怕楊玉姑非失陷在太平溝不可了。此時那兒兩個從這片亂山頭上面反往西南這邊退下來，因為天已經快亮了，總得找到一個嚴密隱身之所，秦邦彥不過自己有打算，他可決不想着真個的在這裏隱藏一天，這一帶雖則是絕地，沒有出去的道路，可是秦邦彥認為這種亂山頭，到處裏林深草密，雖然是白天，也容易隱迹潛蹤，自己憑着一身輕身術的本領，照樣的能够搜尋出太平溝的道路，這件事自己決不放在心上，因為秦邦彥他在終南山也是呆了多年，他知道每一個高山大嶺，只要有翻山越嶺的本領，往往在那種險峻沒有人迹的地方，找到祕密的道路，並且此次從鐵馬莊出發，已經全下了決心，搜索不到匪人，救不回驥羣，是決不回頭，所以每一個人身上全帶着够支持兩三天的乾糧食物，現在決不怕困在山裏，眼前最着急的事，推測不出驥羣是被什麼人救走，無論如何也得找到他的下落才好。

此時秦邦彥領着楊玉姑往西南連越過兩道山嶺，來到一片山嶺下，這一帶地勢比較着低窪，前面出去不遠，有一道形如山澗的地方，下面足有四五丈深，可是沒有水了，這道深溝極窄，大約日久年深，山頭上有自行崩塌的地方，山溝上面有許多處被巨石掩蓋，無形中下面成了山洞，秦邦彥向楊玉姑道：「玉兒你看，天這就亮了，這裏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們稍等一等，索興等到天大亮了，在這個溝裏面找一個地方，到是一個極好的隱蔽身軀之地。」玉姑此時真想着找個地方歇一下了，他肩膀上這一袖箭打傷，雖則已由秦邦彥給他敷藥紮裹，可是此時覺得肩膀上火熱的疼痛，遂在山溝邊一片荒草下坐下歇息着，不大的工夫，天光已經大亮了，眼中所看到的地方，一片荒涼，秦邦彥把楊玉姑的劍撤下來，自己找到一個斜坡的地方，往山溝裏走來，到了溝底，這就因為最近這次大旱災，沒有雨水，所以下面只有枯乾的荒草，到還沒有腐蝕霉爛之氣。

秦邦彥用掌中劍把下面的荒草內搜索了一下，恐防潛伏着虫蛇一類的毒物，找了一處較比高的地方，砍了一堆乾草鋪在這裏，這才招呼玉姑也從上面下來，叫他倒在這個乾草上面歇息。秦邦彥也倚着山壁歇息了一刻，爺兒兩個吃了些乾糧充飢，秦邦彥向玉姑道：「玉兒，你身上帶着傷，就在這裏歇息等候，這個地方是很好的所在，荒涼隱僻，輕易沒有人到這個地方，不過我不能儘是在這裏隱藏下去，驥羣雖則不知被何人救走，可是揣情度理，他出不了太平溝，事情已發作起來，前山有好幾百名匪黨，他決闖不出後三台，那麼他必然隱藏在後山一帶，我要仔細搜索一下，我認定了他必然在這一帶亂山頭隱藏，並且我還要再在附近一帶，找到可以出去的道路，我們能從後山退出去，就不致於再受牽掣，到這種時候，我們得時提防這夥匪黨逃竄，不能再叫他們離開太平溝了。」玉姑點頭答應道：「師父，想得很對，我也覺得驥羣哥被人救出去，當時不容易逃出後三台，還有盧虎子跟隨師傅一同進來的，他是否已經落到匪人手中，師傅也得趕緊查明他下落才好。」秦邦彥立刻把這個山溝內往前面去的地方，看了一下，告訴楊玉姑：「我走後，萬一這裏發現意外的情形，你現在身上帶着傷，不能再動手了，順着溝底往南去，也能退出這道山溝，你可以趕緊隱匿起來。」玉姑道：「師傅放心，現在受傷的地方，已經比天亮前好得多了，我自能應付一切。」秦邦彥仍然把寶劍交還玉姑，自己從山溝的北邊上來，出了山溝之後，趕緊把身形隱起，往北順着這片亂山頭，翻上了前面這道山嶺，身形隱蔽起，往附近一帶查看，眼中忽然看到在這山嶺的西北一片荒草間，有異樣的情形，這種野草蓬蒿很高，現在自己眼光所看到的地方，草梢一連兩次擱動，決不是被風吹的情形，秦邦彥越發的把自己身形掩蔽好了，到要看一看這片荒草中究竟是人是獸，在這種時候，可也得提防着前山的匪黨，搜索到這裏。

現在盤踞太平溝的這夥匪徒，爲首的小閻王焦震，跟那個玉狐狸祝月紅，自己雖則不知道他們出身來歷，可是這兩個匪徒全是很扎手的人物，尤其是范驥羣被人救出來，匪黨們明知道有人已經追到這裏，必然要搜查全山，追趕逃走的人。秦邦彥此時已經看出裏面大約是有人俯着身軀，往山嶺下這邊竄過來，秦邦彥此時抓起一塊較大的石塊，自己從山嶺上面仍然是掩蔽着身形，往下又退下四五丈來，這時那片荒草正在唼啦的一響，秦邦彥一抖手，把石塊向下面打去，秦邦彥的腕力大，雖則有那麼深的荒草，可是這一石塊依然打到底，「叭」的一下，這一石塊打得還是真准，石塊落下去，正是荒草中那人隱身之處。

突然聽得草裏這個人，開口罵了聲：「賊崽子，暗算小爺爺，你也滾出來吧」。這個人他在秦邦彥這一石塊打到地上，暴喝一聲之下，這個人身形也够快的，他竟騰身縱起，他原本已經到了山嶺下，他身形一竄起來，竟往嶺腰上撲來，並且他也辨別出秦邦彥隱身之處，隨着他身形縱起，他手中趕情也握着一塊飛蝗石，往嶺腰上一着脚，飛蝗石已經脫手打出，動作是真快，手脚也真俐落，他這一飛蝗石打出來，秦邦彥也知道自己不現身是不行了，這一飛蝗石打到，秦邦彥用左手向外一封，把飛蝗石打出去，可是右手早已又抓到了一塊手掌大的石頭塊，秦邦彥是預備這一下把他砸下去，這種動作快，兩下裏發動不過像電光石火一般，沒有工夫仔細的辨別，可是秦邦彥一揚手之間，這個人往嶺腰上一落時，二次騰身躍起，往上猛撲，這一次是很險，秦邦彥第二塊石頭如果打出去，這個人恐怕非被下去不可了，可是在秦邦彥手一揚的一剎那間，自己不禁驚呼道：「呀！原來是你！」秦邦彥的手可縮住，石塊沒打出去，趕情撲上來的竟是盧虎子。

秦邦彥把手中石塊往旁一扔，盧虎子他也看出上面那人竟是師傅，也是驚呼失聲道：「師傅，」他只

喊出這兩個字，因為這種傾斜的嶺腰，不能停留，他嗖的一連兩個翻身，竄下嶺去，到了下面，他趕緊往草棵子裏一俯身，招呼道：「師傅你快着點來。」秦邦彥見盧虎子這麼謹慎，他必然是發現後山有匪黨了，自己也趕緊縱身竄下來，到了盧虎子近前，把身形俯下來，此時盧虎子覺得方才開口罵，竟錯罵了師傅，自己弄得面紅耳赤，很覺着難堪，低聲說道：「師傅，我方才口出不遜，師傅你能招待我麼？」秦邦彥微微一笑道：「你沒有看出是誰，我焉能責備你，你快說後山可是有匪黨進來麼？你怎會來到這裏？」秦邦彥說着話，看到盧虎子的情形，自己幾乎笑出來，現在他簡直成了泥人，一身泥土，臉上也是黑一塊黃一塊，成了小花臉。

盧虎子道：「師傅，我真覺得難堪，只爲我進來的晚了一步，我在太平溝前樹林子附近，被他們擋住，就攔了很大的時候，才闖進來，可是趕到我闖進太平溝時，就糟了，大隊的匪徒一撥一撥的舉着火把，順着太平溝附近，他們到處的搜索，胡哨的聲音，響遍了全山，我知道師傅一定是動了手，我心裏越發着急，越過了太平溝，往裏闖時，竟被他們發現了我的蹤跡，我幾乎被他們包圍起來，我逃到他們大寨的東邊，拎着大撥馬羣的地方，我仗着身形輕快，我從一羣一羣的馬肚子底下鑽過去，我還隨手給他們弄驚了十幾匹馬，我才闖進了大寨，在大寨裏我隱藏在一顆樹頂子上，無意中聽到匪黨們講說，驥羣哥哥已被人救走，匪首小閻王焦震，跟一個叫祝月紅的女賊，幾乎翻了臉，他們搜索逃走的人，始終沒找到，他們調集了一百多名弟兄，分散開把守住後三台各處要路口，他們認定了逃走的人並沒走脫，他們更說是後山是一個絕地，沒有逃走的道路，他們預備把前山佈置好了，就要帶着搜索後山，聽他們說本可以放火燒山，就可以把人擠出來，可是他們因爲後山一帶地勢最高，這裏只要放火燒山，一二十里內全可以看到，這裏

他們是恐怕把官兵勾了來，所以不敢那麼辦，我聽到這種信息之後，我知道驥羣哥已經逃出來，我想連師傳一定也隱藏在後山，定是因為天亮了退不出去，所以我悄悄的來到後山潛蹤隱跡的各處找師傳和驥羣哥的下落，可是方才我在北邊那個高崗子那裏，忽然發現荒草內好像潛伏着人，我越發的不敢把身形現露出來，我趕緊的查看那一帶草中的動靜，果然裏面隱藏着人了，可是這個人身形輕快，我又不敢明着露面，所以盡力的追趕了一陣，我只於是辨別明白，是一個身形輕快的人，他可是很快的從一片高石崗下面，把身形隱去，我再也找不到他的蹤跡，我從這道山嶺的西邊轉過來，我是想非判明了這個人是什麼人，他逃走的情形又不像是本山的匪黨了，不料在這裏險些個被師傳一石塊打傷我，我知道形跡敗露，只有現身一拚，師傳，驥羣哥在那？我要快看看他，他受了傷沒有？」

秦邦彥聽到盧虎子這番話，忙說道：「你不要高聲，你已經發現有人在附近潛伏，很好，萬一就是你驥羣哥，我們總可以找到他的下落了。」盧虎子驚問道：「怎麼，師傳難道沒見着驥羣哥麼，誰把他救出來。」秦邦彥趕忙把夜間的經過，大致的告訴了盧虎子，盧虎子驚慌失色的道：「這真是怪事了，這是什麼人會把驥羣哥救走，師傳你可得注意，不要上了匪徒的當，要是他們把驥羣哥隱匿起來，那可就毀了。」秦邦彥道：「當時的情形，是我親眼得見，決不是匪黨用狡滑的手段把驥羣隱藏起，不過救驥羣的人太可疑了，虎子我們不要耽擱，咱們趕緊的搜尋，找到你方才所看見的人，也就可以有了驥羣的下落，咱們仍然要謹慎小心，形跡上仍然要嚴密些。」秦邦彥隨着盧虎子所說的那片高崗下，搜尋過來，可是空山寂寂，一直的轉過這片高崗，依然找不到一點蹤跡，這爺兒兩個往西南搜尋過來，一直的到了這後山，靠斷崖一帶，再往前已經沒有道路了，這裏是數十丈高的一片懸崖，下面是通着一片江叉子，這一來秦邦彥

跟盧虎子全是十分焦燥，這裏是查不出什麼跡象來，秦邦彥盧虎子這爺兒兩個，順着後面斷崖的一片很窄的高崗，往東轉，從這裏再奔楊玉姑隱藏的那道山溝，爺兒兩個可仍然是潛蹤隱跡，一路上仍然是搜索，盧虎子發現的那個人，離着那道山溝還有一箭多地遠，突然聽得偏着東邊一片亂石堆後，有人喝叱着：「你往那走？」秦邦彥盧虎子聽到這種聲音就是一驚，這分明是楊玉姑的語聲。

秦邦彥低聲向盧虎子打招呼，只喊了個「快」字，現在可不顧忌形跡上的怎麼嚴秘了，往前一聳身，騰身躍起，向亂石堆的東邊猛撲過來，盧虎子離開秦邦彥也就是六七尺遠，他身形矮，從一片茂草中，往前一聳身，唰啦一下，把草棵子帶得往前一面倒，這兩人飛撲之下，看見了楊玉姑也只露出半截臉來，正在石堆旁一個夜叉探海式，往前一俯身，用他手中劍向草棵子中猛刺子，可是在他劍往外一遞，猛聽得噲的一聲，兵刃互觸，這個玉姑「啊」了聲，猛一擰身，向北縱，可是草棵子中這個人，大約是一個橫身扁腳踹，一脚踹在玉姑的後跨上，身軀向前倒去，可是草棵子中這個人，身形很快，挺身躍起，看到他手中一對鐵拐，隨着身形往前竄，連人帶拐是一塊往下落，照着楊玉姑倒下去的地方砸下去，這對鐵拐落下去，玉姑就得被砸一個骨斷筋折。

秦邦彥在情急之下，嗖的一下，猛竄起來，身形是真快，到了這個人的背後，一個金龍探爪，抓住了這個人的衣服，秦邦彥是抖腕子就往石堆上摔他，在秦邦彥往外一掄這個人之下，耳中聽得一個人情急暴喊：「師伯別摔。」跟着草棵子嘩的一陣響，人已經竄出來，秦邦彥在這剎那間聽出是范驥羣的呼聲，可是這種式子想完全收住是來不及了，秦邦彥在這種情形下，本是向右甩，這時手底下是一鬆一緊，口中「嘿」了聲，身軀用足了力量向後帶，把向右甩的力量卸了，他變成了往自己身後一帶這個人，把他摔出去

，嗚嗚嗚味味一陣響，一片草稞子全被帶的連根拔斷，這個人從一片茂草中滾出有六七步，倒在那裏，秦邦彥往回一撤步，果然范驥羣已經到了近前，悲聲招呼：「師伯，這是救我的人。」

七 風塵遇人錄局寄跡

盧虎子已經竄過去，把玉姑架起，仗着這一帶草深，玉姑不過被那人踹的一脚很重，此時被盧虎子架過來，面色慘白，氣喘吁吁，范驥羣已經趕着向那人身邊竄過來，此時這個人已經掙扎爬起，把甩出手的一支鐵拐也撿起來，驥羣抓着他胳膊的招呼：「小龍哥你摔傷了麼？」這個人不住的哎喲着道：「好傢伙，老爺子這麼大力氣，這要是把我摔在石堆那邊，現在我大約早成了一堆零雜了。」驥羣拉着他走過來，此時這一班人全在驚魂甫定之下，秦邦彥盧虎子楊玉姑，這才看清了這個人。

年紀也不大，也就是二十多歲，面貌生得很端正，穿着一身紫灰布的短衫褲，打着裹腿，脚下穿着酒鞋，背上還背着一個小包裏，一條大辮子，盤在脖項上，秦邦彥忙的向這個少年打招呼道：「朋友，對不起，一時誤會，險些把你摔傷，怎麼樣，筋骨可傷了麼，驥羣，這位朋友是誰，是他把你救出匪巢來到後山麼？」范驥羣慘然說道：「師伯，小姪真是兩世爲人，這個恩兄姓杜，名叫杜小龍，師伯，我們現在形跡還得隱蔽一下，我們是撲奔前面那道山溝，小龍哥說是那裏可以暫時躲避一下。」玉姑也走近前來，看着驥羣，聽到他這個話，苦笑着說道：「驥羣哥，你們趕情是要找這個山溝作隱蔽之地，不往這裏來，那會把我險些斷送在鐵拐之下，我已經在那裏呆了多時了。」秦邦彥向玉姑道：「玉兒，事出誤會，微倖沒出了大亂子，彼此全不要介意，咱們還是先到山溝裏邊，彼此也好細說經過。」這爺幾個一詞順着亂石堆

旁，走進這條山溝內，現在是一個白天，這道山溝雖深，下面照樣的能辨別出一切來，一同來到秦邦彥玉姑歇息的地方，互相招呼着：「全坐在乾草上，趕情玉姑留在這裏，他肩頭上的袖箭傷，自從秦邦彥給他敷藥綁紮之後，又躺在這麼個清靜地方，歇息了一刻，覺得精神恢復，不俚先前那麼疲倦了。」

他等了很大的工夫，不見師父回來，自己把右臂抬了抬，覺着可以動作了，玉姑提着劍，從這山溝的南邊，一片斜坡悄悄的爬升上來，到了山溝上面，自己仍然不敢過分的大意，隱身在一片荒草叢中，順着山溝這邊往北張望，不見師父的蹤跡，玉姑轉身來，往西南這邊慢慢的走過來，要看看後面一帶的形勢，因為聽師父說，從這裏再往南沒有多遠，已經是後山的盡頭處，玉姑想趁這時看一看後面這段絕地的形勢，懸崖離着下面，究竟有多高，可是他才走出半箭地來，正到了這座大石堆旁，突然聽得偏着西南草棵子裏有聲音，玉姑趕忙把身形伏下去，從荒草的隙縫中仔細的辨別，工夫不大，果然發現一個人，也是矮着身軀，往這邊撲過來，在一片略微稀疏的蓬蒿中，更看出這個人是一身紫灰布衣服，玉姑是好生心驚，這很顯然的已經判明是本山的匪黨，已經搜索到這裏，他來的方向更是奔自己隱身的那道山溝，玉姑仔細辨別別草棵子內的聲音，知道只是一個人，玉姑遂打算出其不意的動手，把他捉住，不叫他再走開，免得自己和師父形跡敗露。

趕到這個人到了石堆附近，玉姑猛然一長身，遞劍刺過去，這終歸是玉姑，沒有經驗，沒有閱歷，他這麼動手，那會傷得着來人，並且來人手下十分輕快，玉姑一劍刺空，反被人家把他劍震出了手，玉姑更險些個死在這個杜小龍的鐵拐之下。此時秦邦彥趕忙的向范驥羣跟這個杜小龍逃出來的經過，以及這杜小龍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爲什麼肯把范驥羣救出虎口隱匿後山，這杜小龍把他個人出身來歷，以及搭救范

驥羣的經過，詳細細說了一番。

這個杜小龍他原本是松嶺附近的人，他家住在松嶺下鐵沙坡，這裏有百十戶人家，多半是種地，打獵，砍柴，這些以勞力謀衣食的人，這個杜小龍他父親杜振江，也不是松嶺這裏的土著，他也是關裏人，原籍是山東登州府人，少年時很練過幾年的功夫，只爲得家鄉那裏遭變亂，父母已死，隻身一人流落關東，杜振江他後來，在盛京大東關雙義鏢局子當了幾年趁子手，杜振江原本又有些武功的底子，那時年輕力壯，不過吃辛苦，在鏢局子裏，除去走鏢之外，他是非常勤懇操作，尤其是對一班鏢師們面前，很小心，很勤勉的伺候他們，這樣在雙義鏢局，日子一長，全認爲這個小伙子有出息，有一位老鏢師姜建業，這個老頭子，一身硬硬功夫，整幹了三十多年的鏢師，他可是始終替人家作事，就因爲他性情落落難合，什麼人也不易和他說到一處，可是這位老鏢師，他不沽名，不釣譽，在雙義鏢局，一直的就是七八年的工夫，幹鏢局子的鏢頭，鐵槍手劉文友，他是關東三省闖出萬來的人物，這種人他不會看不出，姜建業是一個江湖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早就安心要提拔他，想叫姜建業獨擋一面，在吉林雙義鏢局的分號，由姜建業担当，那裏的事情，可是鐵槍手劉文友一片好心，這個姜建業，真叫不近人情，剛一跟他示意，反倒惹出姜建業一大片牢騷話來。

他叫別的鏢師告訴鏢頭，少照顧他，他這個把式匠，只能賣個三招兩式的，想買他的命，他不賣，在雙義鏢局子當這個鏢師，走鏢護鏢，說起來是一樣賣命，可是事情不同，幹鏢局子幹的是人頭，賣的牌匾，雙義局所能走出來的鏢路子，完全是仗着鐵槍手劉文友六個字，出了天大的事，鏢師們栽了跟頭，算不了一件事，有當鏢頭的頂在頭裏，可是叫他頂上一個分號鏢頭的名義，那簡直是要他的老命，姜建業三個

字，也得在關東三省掙出個樣來，才對得起當鏢頭三個字，他認爲他那條老命早晚就會斷送就當鏢頭名義上，他不願意露那麼大臉，自己已經吃上那碗飯，改了行沒有利的可幹，可是決不希望鏢行裏名利雙收，他願意吃這碗鏢師飯，再說個三年五載，寄存個百兩十兩的，買點好田地，個人就忍了，這個姜建業弄了這麼一大堆閑話，別人聽着好生不憤，把他這些無情無理的話，完全告訴了鐵槍手劉文友，可是劉文友一笑置之，任什麼話不說，碰了他這個釘子，從此後也再不敢提這些事，可是對待他決不差樣，和先前一樣的重視他。

這個姜建業他每次出去走鏢，倒是十分盡心盡力，可是鏢頭派他不成，鏢局子應下事來，得着他的高興，他願意走那一趟，得由着他挑檢，這種情形，有時候旁人看着就不滿意，不斷的弄出些閑言閑語來，鐵槍手劉文友，爲了姜建業在一班鏢師們面前，反到多費了許多唇舌，安慰着別人解勸着大家，不要對姜建業認真，時時的以幹鏢行的義氣來鼓勵着一班鏢師們，日子長了，一班鏢師們就算全對姜建業讓步了，在鏢局子裏，他這種行爲好像是打出天下來，誰也沒有他這份鏢師氣順。

因爲幹鏢行的，就沒有像他這種行爲的，鏢頭鐵槍手劉文友，這種性情也算難找，他是一點理由也沒有，對於這個姜建業就算認了頭，可是姜建業在鏢局子中，幾年的工夫，除去他走鏢，得隨他的高興，他可是對於鏢局子裏財帛分明，他是極好喝酒，自己口中雖則說着，總要積存幾個預備養老，事實上他連一文錢也存不下，右手接過來，左手把他送出去，完全送進酒缸，這個杜振江在雙義鏢局子當趟子手，一恍也是好幾年的工夫，無功無過，平平常常，在走鏢上輕易沒出過什麼事，也就顯不出好壞來，只有他在鏢局子裏，却落個好人緣，誰全喜歡他。

這個杜振江，他尤其對於這個性情古怪的鏢師姜建業個別的敬奉，鏢局子裏有夥計，可是杜振江對於姜建業，好像徒弟對師父，他是又敬奉，又殷勤，姜建業在鏢局子裏一切的事，全由杜振江照顧個週到，杜振江在鏢局子裏他這種行爲，他決不是低三下四，他就是好動不好靜，自己年富力強，有力量沒處使去，所以他叫人不輕視的地方，就是他從來沒有對任何誠心巴結，所以對於他全是重視。

這個姜建業他是一個怪人，處處的和別人不同，杜振江這麼服侍他，時候可是很久了，杜振江他是一點私心，因為他在姜建業身邊日子一久，雖則姜建業這麼怪的脾氣，他也不能夠再對杜振江過分的生疎，他這屋裏，杜振江不論什麼時候是隨便出入，別人可不成，到他這個屋子，你不在門外招呼應了，只要闖進他屋去，他不管你是什麼人，立時就能給你一個極大的難堪，杜振江却用不着再向他打招呼了，他常常看到姜建業一個人在屋中，好像小孩子閑的沒事，他的床旁邊，有兩個木桶，一桶裏是滿滿的石頭子，石頭全有胡桃大，他每天好像拿這個東西當功課，一天是早晚兩遍，把石頭塊從這個木桶內一塊一塊的檢着，放入那個空桶內，頂到晚上天再折騰回來，除去他出去走鏢，就沒有間斷過，杜振江先前看不出什麼個別的地方來，可是他準知道姜建業又不是瘋子，他決不會弄這種東西解悶，自己對於他這種舉動留了心，要看看他這種功夫究竟有什麼力量，這麼純，性子這麼長。

日子一長，杜振江已然發覺，趕情他每天兩遍來回的折騰石頭塊，趕情他決不是總用這一桶石頭塊這麼抓回來抓回去，他這一桶石頭塊，是天天的往裏替換，先前碎石頭塊完全帶稜角，可是經過他五六天來回折騰之後，石頭塊完全成了平滑的圓球了，也看不見他什麼時候把這圓滑的石頭扔掉，另換了新的，有時候在夜間，杜振江因爲睡不着覺，起來在院裏來回的走兩次，自己有時候也打一輪拳，可是一連幾次發

現這個姜建業他往外替換石頭塊，他倒真省事，用不着把他帶到鏢局子外拋到別處，他一提出半桶來，站在自己的門口，一塊一塊的抓起來，向屋後面打出去，不大的工夫，半桶石頭完全扔個乾乾淨淨。

趕到第二天，杜振江跑到鏢局子後頭去查看，他石頭扔出來落在什麼地方，真比親手往那放，還擺的齊整，凡是從鏢局子裏打出來的圓石頭球，完全落在房後一個牆角那裏，地上是半尺深的土坑，石頭塊完全堆在那裏，一塊也沒有打到別處去的，一算計房後面距離他屋門口，足有十丈多遠，可是他在這麼遠地方，眼也看不到，他手底下這種力量竟會有這麼準這麼大，杜振江知道這位老鏢師，他是挾一身絕技，潦倒江湖，就這麼不得志的忍下去了，杜振江越發的敬重他，可是這天又趕上他往外送石块，杜振江悄悄的躲在自己所住的屋門邊看着，可是看他把半桶石頭塊又全打完了，杜振江剛要往回下退，忽然聽這個姜建業他却低聲喝叱：「不許動。」杜振江離着他總有三四丈遠，並且是一個極黑的時候，只有星斗之光，隔着四五尺，對面就辨不清彼此的面貌，杜振江聽他喝叱，分明是面向着自己，杜振江真個的不敢動，耳中聽得嘖嘖一連就是三下，完全圍着自己的腦袋，更覺得兩頰上和頭頂，一片碎沙子似的，全打在肉上，非常疼，杜振江還是真不敢動，疼也咬着牙忍着。

這時聽得姜建業嘆味一笑道：「振江，這是對你的懲罰，偷看着人，叫你嘗嘗什麼滋味，還等着再挨兩下麼。」杜振江忙的把臉上頭頂上抹了一下，自己出了燥汗，因為姜建業已經許自己動了，他趕忙跑到姜建業面前道：「老師傅，我下次不敢了，你這是拿什麼打的我，臉上火燒火燎的疼，」姜建業微微一笑道：「你拿你屋裏燈照一照你站的地方，你就知道是用什麼懲罰你了。」杜振江趕忙跑到自己小屋，把油燈撥亮，端出來，往門邊牆角上細看時，不禁驚得目瞪口呆，心說這位老師傅真厲害，往後我可再不敢看

他打石塊了，趕情在杜振江站的牆角邊，整整的品字形，磚牆上是三個寸許大的圓坑，地上一片碎石沙子，他是三個圓石塊打過來，兩塊是擦着自己的兩耳旁，一塊是在自己的頭頂上，只要這三個石塊往裏再矮半寸，自己的腦袋就得碎了，杜振江趕忙的把油燈放下。

姜建業轉身進屋，杜振江隨了進來，向姜建業道：「老師傅，你手底下真厲害，這麼黑暗的地方，離着這麼遠，你竟會打得這麼準，往後我可不敢再偷着看了，老師傅，你怎麼練了這麼一手好功夫，連鏢頭以及一班鏢師們，誰也沒有你老這麼厲害的功夫。」姜建業微微一笑道：「振江，你看着這種功夫十分驚異，其實算不得什麼，只問人有恆心沒有恆心，鐵杵磨鏽針，只要功夫到了，沒有不可成就的事。」杜振江道：「老師傅，這麼說像我這樣笨漢，只要攔上功夫也能練麼？」姜建業道：「不只於你能練，像你這樣人，還是必有成就，我看出來，你有恆心，你有毅力，你和我老頭子是一樣不得時的人，只有困頓終身，但是你只要好好的下苦心，求上進，耐着性的肯用功夫，你一樣的有成就，就怕你自己認了命，願意喊一輩子嗓子，當一輩子趨子手，那就完了，我老頭子雖則有一身本領，可是我被我的性情毀到底，我輕易找不到和我對脾氣的人，你想像我這樣，還會有發蹟麼。」

杜振江一聽姜建業口風中分明是願意傳授自己這種絕技，他趕忙的跪倒叩頭，求姜建業收他爲徒弟，他願意跟隨他學功夫，可是姜建業立刻把面色一沉道：「我可是很高興的和你說真情實話，你却用這種虛情假意的掃我的高興，磕頭有什麼用，你作我的徒弟有什麼用，你不是想學功夫麼，你願意學，我願意教，咱們別論什麼徒弟師父，我最討厭那種稱呼，何況你是否能練我教你所練的功夫，我任什麼沒看見，你就想作我的徒弟，沒有那麼現成的事，小伙子有志氣，想成名立業，你得叫我看見點什麼，在我面前還是

和往日一樣，我怎麼教你，你怎麼學，那時我看着你不順眼，咱們可立時算完，我若說出不教你，你敢再纏磨我多說一句話，石頭球就要跟你的腦袋，比一比誰結實了，你願意學麼，我老頭子就是這麼難惹？」杜振江道：「我不怕，你只要肯教，我就肯學。」姜建業道：「這倒爽快，就這麼辦了，每天照樣的和我一樣一桶石塊，抓回來抓回去，你能練不能練，還用不着你操心，早晚我會告訴你。」

八 百草溝鏢頭慘敗

杜振江他因爲在姜建業面前很久，自己知道他這種怪脾氣，他怎麼說自己怎麼答應，決不多問一句，從這時起，杜振江真個的照樣練起來，趕到自己親手這一試驗，就知道這種功夫不容易練了，杜振江到是絲毫不差樣，每一塊石頭全是照樣的抓起來放在木桶內，可是自己想著，這怎麼會練出功夫來，抓他十年還不是一樣麼，姜建業是告訴好了杜振江，功夫由自己操練，姜建業決不來看看他，一連七天的工夫，杜振江他自己想決不能像平常取放東西一樣，這很顯然是練指力，自己手底下用勁來抓石塊，可是七八天之後，杜振江的手指因爲抓石塊，抓的已經磨出漿泡來，杜振江知道這種功夫，決不是容易練的，大約沒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別想有成就。

這天天剛亮，杜振江照樣的去抓石塊，姜建業不知什麼時候悄悄的走來，他站在了杜振江的背後，杜振江正在聚精會神的把一塊塊的石塊抓起，往木桶裏邊放，抓完了一次，他是想著再把他從這桶再換回來，可是自己把兩隻手掌舉起了看了一下，被磨的地方，非常的疼痛，杜振江他可是毫不灰心，剛俯下身軀向塊上抓去時，背後突然嘆喙一笑，吓了杜振江一跳，回頭一看，正是姜建業，倒攢着手站在身後，臉上石

帶着笑容，看着自己。

杜振江忙招呼道：「姜老師，你幾時來的，我絲毫沒有覺察。」姜建業道：「正爲得你絲毫沒有覺察，我才願意看看你，這也正看出你的誠實，你的功夫怎麼樣了？」杜振江道：「姜老師，我不知道，我的手磨的起了漿泡，大約我力量用的不大對。」說着話他把兩手掌伸出來，給姜建業看，姜建業微微一笑道：「小伙子，總算不含糊，不過你這麼練下去，早晚這兩隻手就全要廢了，振江你到是個真有出息的少年，我要好好的成全你，你要用心的揣摩其中的道理，這種功夫，要照你現在這樣練，你就是練上十年，也不過把兩隻手練得硬了，多長些力氣，這還得說是不出毛病，倘若手掌上磨的漿泡潰爛，兩隻手就算全廢了，那不是成全你，完全害了你，你要知道這是一種內外兼修的功夫，並且武術上沒有根基的不宜練，不懂得氣血運行之理不能練，現在我教你站架子，運氣血，這種功夫是剛柔相濟，功夫越發有成就，手掌上越綿軟，運用這種力量時，全憑意念一動之間，氣血完全貫到雙掌上，雙掌比鐵還堅硬，只要功夫練到了，這麼大的石塊，往手掌上合，能把石塊完全搥碎。」

姜建業遂告訴杜振江站架子的姿式，姜建業自己比出樣子來，腳底下站成子午樁式，就是腳底下不丁不八，身軀塌下去，成爲蹲驢騎馬式，腰要挺直了，氣不要浮，不要燥，不要勉強用力，完全取自然之力，沉肩下氣，氣貫丹田，這就叫「抱元守一」，這樣兩掌伸出去，就是身軀往前俯，腰上依然要挺住勁，最怕的是隨曲就彎，這樣你兩掌伸出去，把兩塊石塊抓起，可是在手掌一握一伸之間，手底下要用一下力，這樣你把這一桶石塊抓完，往後要有一盆藥湯，在你抓完了石塊之後，兩手要放在藥湯中浸他半個時辰，這樣你的手掌就不會再起漿泡，再生厚皮了，一百天之後，藥湯撤去，隔一兩個月再洗他三五天，經過

一年之後，藥湯就完全不用了，你的氣血已合，手掌上也有了力量，這種功夫全屬於大力千斤掌，不過運用的方法不同，這種掌力能够運用到好幾種的絕技上，我給你講解運行氣血之理，你必須記得住，聽得懂，在功夫上你也就可以覺出自己的成就來，杜振江連連答應着，自己照樣的站架子，按着姜建業所說的方法從此再鍛練起來。

一年多的工夫，這個杜振江沒有一天間斷，他真是有恆心，肯下功夫，這個姜建業他是安心成全杜振江，這樣有出息的少年，一恍三年多的功夫，這個杜振江的掌力已經練出來了，自己更覺得體健身輕，跟三年前完全算換了一個人，這個姜建業更傳授杜振江拳術器械，杜振江的掌力上，這一練出成就來，趕情再操練別的功夫，顯着各別的快，很容易的就全學會了，又是一年多的光景，雙義鏢局的買賣一帆風順，鏢局裏從鏢師到夥計，全是十分高興，可是這個脾氣古怪的姜建業，他還是和從前一樣，他也沒有喜歡，也沒有煩惱。

杜振江跟着姜建業學功夫，別人也知道了，可是全認爲姜建業這個怪人，他不過是拿着杜振江解悶，他那種脾氣那會教得出徒弟來，有時候別人也看到杜振江自己操練功夫，別的武師們全覺着可笑，因爲姜建業所傳授的功夫，完全跟練武的走的是不同道路，他這種教徒弟的方法，完全是近人情，不合理，就沒有看見他按着武術正規，順序的往前傳授，可是杜振江他決不管別人的譏諷，談論，他是低着頭練自己的，這種機緣難得，一恍就是五年的工夫，這個杜振江在鏢局子當着趟子手，他竟會得到這麼一身極好的功夫，這也是很難得的一番遇合了。

這一年雙義鏢局走鏢突然出了事，雙義鏢局的鏢頭鐵槍手劉文友，他這個鏢局子已經十幾年的工夫，

是打下根基的買賣了，他的鏢在東三省一帶，無論是一條路上，全走得開，各處的綠林道只要看見雙義鏢局這桿鏢旗，就得閃個面子，可是鐵槍手劉文友，買賣雖是賺錢，每年的耗費可不小，應酬是很大，本來幹這種買賣，就全憑眼皮子寬，朋友多，這次鏢局子應了一撥買賣，四家珠寶商，他們合在一處，叫雙義鏢局保這綸鏢，到五站交鏢，這夥珠寶商往海外作買賣，他們是到俄國去，這種買賣很大，可是三五年走一綸，這一綸所帶的珠寶，總值個十萬八萬兩，不是大鏢局子也不敢應這種買賣，這次雙義鏢局應下這撥鏢來，鏢頭鐵槍手劉文友，因為這撥鏢貨價值太貴，只要出了差錯賠不起，所以鏢頭鐵槍手劉文友力持慎重。

劉文友就想着這綸鏢得找有本領的人押着走，可是他這些年來，對於姜建業已經碰過多少次釘子，知道跟他一說，他是准不去，自己遂把鏢局的事分派一下，個人是親自押這撥鏢走，保這種鏢不出事，風平浪靜，賺一筆很好的鏢費，出了事就算是一敗塗地，劉文友帶着兩位鏢師，十六名夥計，一個綸子手，客人是跟着貨走，四個古玩商他們是四輛轎車，他們這種古玩商，雖則帶着的貨價值很貴，可是全是十分輕便，每人全是一隻小箱子，全放在轎車上，這次姜建業他可留在鏢局裏，鏢局子的綸子手也不止於一個，因為有時候同時就許應好幾撥買賣，雙義鏢局綸子手就是五個，所以這次杜振江也沒有跟去。

這撥鏢從盛京起身，走鏢局的人是很放心，本來雙義鏢局已經是闖出來的字號，鐵槍手劉文友更是名滿東三省的名鏢頭，他親自押鏢走，這還有什麼不放心，那知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撥鏢走在張廣才嶺東，剛入敦化境，這是入了冬的時候，十月左右，不過關外氣候冷，這天竟下起雪來，再往前走，就是牡丹嶺，雙義鏢局雖則輕易不走這條路，不過吉林境內雙義鏢局也照樣是打出來的江山，鏢綸子

從來沒有擋，眼前經過是牡丹嶺，幹保鏢這一行，他們對於那一個地方有什麼人佔據着，他們肚子裏好像一本賬，記得清清楚楚，這個牡丹嶺是一個乾淨的山頭，從來沒有人盤踞，因為這裏離着縣城太近，大股的匪徒不能在這裏盤踞下去，小股的不敢在這裏佔據。

雙義鏢局的這撥鏢到了牡丹嶺這裏，已經是下着雪，鐵槍手劉文友他是一個當鏢頭的，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他抱定了江湖的規矩，不惹事，不怕事，守規矩，講禮節，講外面，明知道牡丹嶺這裏沒有人佔據，可是他叫榆子手按着規矩舉鏢旗拜山，這是走鏢的一種規矩，這就表示雙義鏢局在這裏借道，請朋友們照顧，安然的過了牡丹嶺，大家放了心，爲了緊趕路，不在路上就攔，所以鏢槍子決不入城，夥計們已經跟鐵槍手劉文友說着：「中午已過，大家應該打尖歇息一下，因爲再往東走，就是百草溝，那是個很險的地方，我們總得趁着天沒黑，趕過百草溝。」鐵槍手劉文友答應着，跟夥計們商量着，再往前走不遠，就是崔家集小鎮甸，在那裏打尖之後，一直的趕下去，在天黑前總可以過了百草溝，商量好，往前緊趕了一程，已經到了崔家集，這是個很小的鎮甸，只爲三六九日，這裏有集場，所以這個小鎮甸上就全仗着這個集場活着，除去三六九日，這裏總是冷清清的，這條街上也只有一家小飯鋪，後面還有十幾間草房，完全是飯館帶店房。

雙義鏢局這撥人一到這福和居，這個小飯館可以沾一水好買賣來，所以連掌櫃的以及後面的夥計，全出來忙着照顧，這種小飯鋪也沒有什麼講究的菜，到是很省事，在這種下着雪的天氣，這般保鏢的人，多半是好喝酒，鐵槍手劉文友他一個當鏢頭的，也不能夠過分不順人情，按理說保着這麼貴重的鏢貨，大家是不宜喝酒，劉文友恐怕夥計們不高興，他陪着笑臉跟大家說：「請弟兄們喝兩杯趕趕寒氣，可是誰也不

許多喝，免得誤事，只要鏢到了地方，交鏢回來時，自己要好好的請請大家，爽快的喝個盡興。」劉文友這麼客氣着，並且自己也陪着鏢師喝了一兩盃，酒飯已畢，立刻從崔家集起身，天氣可是真不好，又是風又是雪，不過在關外呆常了的人，也全習慣了，不算一件事，這撥人往前走着，這一段路可盡是山道了，不過沒有大山，是山脈起伏，道可不大平了，四輛轎車走在這種路上，未免吃力，路上可比較慢些了，鐵槍手劉文友騎在馬上，還不住的催着夥計們緊走，冬天是極短，天已經快黑了，才看到百草溝。

鐵槍手劉文友從離開崔家集之後，在馬上就得頭有些發暈，頭也痛，自己認為這是出來拿涼風一吹，免不掉的事，不放在心上，可是頭疼起來沒完，在路上更有兩三個夥計，也是只喊着頭暈，他們更嘔吐了一陣，劉文友雖則自己頭疼，不肯說了，自己一個當頭目人的，只有咬着牙，爲是鼓勵着大家趕過百草溝，落了店就好了，可是兩位鏢師此時也在互相說着頭疼，頭暈，劉文友此時覺得自己兩眼全有些睜不開了，招呼着夥計們，趕緊走過了百草溝，不管是大地方小地方，我們趕快的落店吧。

劉文友跟着向兩位鏢師道：「這大約是因爲喝了兩盃酒，涼風一吹，頭全疼起來，這真是生在江湖裏，都是苦命人，冰天雪地還得跑這麼遠路。」說着話已經進了百草溝，這是個很荒涼的地方，天已經昏黑下來，車馬向前走着，剛把這道百草溝走出一半來，天可是黑下來，這時忽然聽到連續的胡哨聲起，一聲比一聲緊，鐵槍手劉文友一聽到胡哨聲，他立刻高聲招呼道：「真想不到這個地方會出事，弟兄們趕快保護車輛。」這四輛轎車趕緊的車頭接車尾圍在了一處，夥計們也是立刻把牲口圍着，四輛轎車圍了起來，鐵槍手劉文友跟兩位鏢師一催牲口竄到頭裏去，這時從百草溝內一條叉道中闖出一撥人馬，四十多名壯漢，手中各提刀槍棍棒，把前面的道路擋住，內中一個匪徒高聲喊嚷：「雙義鏢局這羣雜種們，敢在二太

爺們面前賣狂，今天不教訓教訓你們，往後更看不起江湖上朋友了，別叫二太爺們費手，把車上的東西趕緊獻出來，二太爺體好生之德，留你們性命，若是不識抬舉，可就怨不得二太爺們手下無情了。」

這時鐵槍手劉文友又急又怒，自己是不怕事，可是現在怎麼趕的這麼巧，頭疼的厲害，可是事情逼在眼前，不能够不上前了，這時兩位鏢師口中不說，全是一樣的情形，也全是頭暈得抬不起來，現在匪人已經亮了隊，只好拚着看了，因為事情很顯然，沒有好結果了，雙義鏢局的鏢旗明舉着，這夥匪人是安心想劫這撥鏢。

鐵槍手劉文友頭一個往前闖，他仍然按着江湖道上的規矩，向前打招呼道：「朋友們，辛苦，我在下是盛京雙義鏢局劉文友，請對面當家的賞個萬兒吧，我劉文友幹鏢行這些年，對與朋友們實不敢失禮，來到敦化境內，不知道當家的們在那裏安審立舵，當家的請明白指示，我劉文友定要登門請罪，按着規矩拜出，朋友們就多高高手吧。」對面的一個匪徒身量高大，年紀也就在三四十歲，長的相貌十分兇惡，提着一口鬼頭刀，此時竟自哈哈一笑道：「劉文友你話說得到是很漂亮，你這一套不過對付小孩子，到還成，跟姓焦的弄這一套，你就不成了，你這叫打哭了哄笑了，本來姓劉的你是成名露臉人物，那裏會把我們這般小卒看在眼內，可是這次却要教訓教訓你，二太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小閻王焦震，就是你家太爺，二太爺在牡丹嶺安審立舵，你敢在我門口耀武揚威，你也太看不起二太爺了，不用廢話，還用我費事麼。」劉文友一聽這話，可是冤枉事，自己是一點影子不知道，也沒聽人說過，耳朵中到有這麼個人，不過這小閻王焦震久在東邊一帶，他此時竟在此佔據牡丹嶺，這真是想不到的事。

劉文友忙拱手道：「朋友，這可是誤會，姓劉的可不是怕事，天大的事我敢接着，可是焦當家的，你

也得想一想，在你佔據牡丹嶺之後，我雙義鏢局決沒在這一帶走過鏢，我若是在這裏走過一次，那會不知道焦當家的在這裏立軀，我們交鏢回來之後，必要登門謝罪，當家的，你就讓讓路吧。」那知道這個小閻王焦震，他是安心要這批珍寶來的，他是誠心要把雙義鏢局毀到底，可嘆鐵槍手劉文友等早已中了這匪徒的暗算，崔家集福和居的酒內，已被他們下了毒，這還因為全是喝的太少，要是每人喝個五六盃，到不了百草溝，就得躺下了，這時那個小閻王焦震竟自把鬼頭刀一舉，高聲喊嚷：「弟兄們，還不動手，等什麼。」招呼吧，四十多匪黨一齊往上撲，這種情形，尤其不是硬搗硬拿的朋友行爲，鐵槍手劉文友一咬牙，回身從馬鞍下把鐵槍抓到手中，那個小閻王焦震他已經撲過來，掄鬼頭刀照着劉文友便刺，劉文友把鐵槍的招數施展開，跟小閻王焦震戰在一處。此時兩位鏢師也各自掄刀阻擋這羣匪徒，可是這羣匪人中竟有一個年歲很輕的，身手輕快異常，他一撲過來，跟兩位鏢師只四五个照面，兩位鏢師全帶了傷，倒在地上。

這鐵槍手劉文友他本是強自支持，這個小閻王焦震，論起他的武功本領來，比劉文友可差的多了，劉文友這桿鐵槍，他是直隸滄州大槍劉的門下，他可不是一門一戶，他以這桿鐵槍在關東三省成的名，現在可毀了他，這就叫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現在就是他有天大本領，也就無法施展了，免強招架了三四招，被小閻王焦震一鬼頭刀，斜肩帶背砍下來，從左肩頭到右肋後，一尺多長的傷口，劉文友拚着命的往外一竄，把手中的這桿鐵槍倒甩出去，把小閻王焦震砸了一下，算是把他擋住，第二一刀沒砍過來，鐵槍手劉文友抓住了自己的牲口，爬在了馬鞍上逃下來。此時四十多名匪徒，把鏢局子十六名夥計，一名趟子手，殺傷了一多半，四輛轎車，上面的客人，全被從車中抓出來，他們是磕頭求饒命。小閻王焦震提着刀，指揮着手下黨羽，把這四個客人所帶的珍寶完全搜了去，告訴着四個客人：「饒了你們的性命，你們的損失

只有變義鏢局子賠償，這一夥匪黨飽載而歸，呼哨而去。

九 投帖拜山

可憐這次變義鏢局子竟這麼弄個一敗塗地，可憐鏢頭劉文友受了重傷，仗着還有幾個年輕力壯的夥計，也全騎着馬，緊追着鏢頭逃下來，他們保護着劉文友，一直的越過牡丹嶺，又出來十幾里地，在雙河口這裏找了一個店，把鏢頭劉文友架進去，因為他們來時就是在這個鎮店上住的，劉文友雖則受了這麼重傷，店家不敢不收留了。

劉文友到了店中，一連就昏迷了兩次過來，趕到緩醒過來，夥計們忙着給他紮裹傷痕，可是頂到後半夜！珍寶商的客人，也全逃到這裏，也投到這個店中，客人是放聲大哭，他們損失太重了，所帶的珠寶這一被匪人劫走，他們就算是傾家敗產，內中就有那嘴刻薄，不管鏢頭的死活，說起閑話來，試想劉文友他是成名露臉的人，他在關東三省，幹鏢行的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人物，這些年來，一帆風順，如今叫他落到這場慘敗，又不是他本領真個不如匪徒，他焉能甘心，現在聽到客人這種難入耳的話，劉文友一陣憤怒攻心，嘔的竟噴出一口血來，昏迷過去。

內中一個夥計名叫王振東，他是一個最有血性的漢子，這次的事實在不是鏢頭無能，只為遭了人家暗算，才落到一場慘敗，鏢頭現在吐了血，昏過去，王振東眼紅了，伸手把刀抓起來，「吧」的一下，猛往桌上拍，瞪着眼道：「老客們，事情到現在，嘴上可要留德，變義鏢局可不是一半天天的字號，在關東三省憑着一刀一槍闖出來的，鐵槍手劉文友六個字，準保是真材實料，這是人所共知，關東三省沒有他走不

開的路，老客們不是誰請你們來的，你們自己找上門，叫孽義鏢局保這趟鏢，劉鏢頭他並且親自出馬，他爲的是什麼，幹鏢局子的不容易把這個字號立住了，如今出了事，姓劉的受這麼重的傷，這是拿命想保全客人的珠寶貨物，已經被匪人劫走，死傷這麼多人，幹鏢局子的沒有含糊，鏢貨要回來，姓劉的連老婆帶孩子全賣了，也得賠你們，事情到現在還不算完，你們怎麼就肯定鏢貨要回來，姓劉的就賠不起，在他面前說這些閑話，掌櫃的們，你們真要逼出人命來，可別怨我小子反臉無情，咱們誰也別活，我弄死一個够本，弄死兩個賺一個，你們說應該怎麼辦，說痛快話，咱們就在這全辦完了，到省事。」

這四個珠寶商，吓的全往後躲，一個個反到陪着笑臉，低頭認錯，他們真怕王振東紅了眼動刀拚命，這時鏢頭劉文友緩緩醒過來，啞着嗓音招呼：「振東！振東！不許胡鬧，保鏢的不許說裁跟頭話，老客們，我劉文友對不起你們，看得起姓劉的，我劉文友不能給客人保全住這些珍貴的貨物，老客放心，我雙義鏢局總分號，變賣所有，也得賠客人，老客，事情已經到了頭上，你們只好認晦氣，多等幾天，我們鏢行還有個規矩，他們所規，我們還能要，要不回來那才算完，最好請老客趕回盛京，你們守着我沒用。」劉文友跟着招呼夥計王振東道：「振東，我的傷太重，急怒攻心，又吐出這口血來，我不能再回盛京了，振東，你念在我們數年東夥的感情，你連夜趕回鏢局子。」說到這向那四個珠寶商道：「老客，請你們到那邊屋中坐一坐，我要走動。」老客們只好垂頭喪氣的出去。

劉文友趕緊招呼王振東道：「振東，這才叫瓦罐不離井口破，終歸有這麼一天，可是這次的事，叫他們太不甘心，振東，客人損失，我們應該明白，真連孩子老婆賣了，也賠不起，你趕回鏢局子，大約我劉文友等不到這場事的結果了，事情是不容遲緩下去，這個小閻王焦震，他不是在此地盤據，這個萬惡的東西

，他突然在牡丹嶺安窩立舵，現在可說不清，他們是否安心在這裏等我們，事情可危險了，倘若他們跟着走，那可把我們毀到底，我劉文友在關東三省，闖了這些年，我不願意落死後的罵名，找別人全來不及了，你回到鏢局子，跟那位姜老師說一聲，告訴他，我劉文友這就叫收緣結果，但是我跟姜老師弟兄們也好了一場，這些年來，我可沒有麻煩他，現在劉文友無可如何，想到他面前了，請姜老師伸手幫一幫忙吧，雙義鏢局就完全算交給他，告訴姜老師，劉文友這麼累贅朋友，雙義鏢局幹也好，不幹也好，他能够把這次的鏢貨找回，叫客人不受損失，姓劉的來生變犬馬也要幫他大恩，你再派一名弟兄趕緊地到牡丹嶺臥底，別叫他們走脫了，振東，這是我托付你的事，我弟兄你一定能够照辦，「噯喲」，我劉文友會落這麼個結果，嘔的又噴出一口血來，絕氣身亡。王振東跟其餘的夥計一商量，告訴他們，鏢頭已死先不用聲張，好在這麼冷的天，尸首壞不了，有什麼事也得等我從鏢局回來再辦，王振東可是催着那四個客人，叫他們趕緊走，告訴客人在這裏再住下去，可有危險，王振東可不再等待他們，自己找了一匹快馬，如飛的趕回去。

這個王振東他真是拚了命，連牲口帶人全不顧命了，整整是兩夜一天，趕到盛京，他到了鏢局子，遠遠地就招呼着，裏面的夥計們接他，他自己知道下不了牲口了，牲口全身是汗，馬口噴着白沫子，出來兩個夥計一看這種情形，把牲口的嚼環抓住，把王振東從牲口上架下來，這個人已經半死了，把他趕緊搭到後面，這種情形不用問，也就可以知道是出了事，他是跟鏢頭一塊走的，如今他自己回來，更成了這樣，鏢局子的人全過來圍着他，夥計們趕緊給他沖了一碗熱薑湯，給他灌了下去，這個王振東緩了半個時辰，這可噯喲出來。

他一睜開眼，連聲的就在招呼：「你們快把姜老師找來，我們鏢局子毀了。」姜建業此時仍在跨院中，夥計們告訴他，王振東回來的情形，他聽到這種信，絕不像平時那樣裝腔作勢了，跟着往前面緊跑來，杜振江也聽到信，跟着也跑了過來，姜建業來到王振東面前，王振東兩眼含着淚，把鏢頭劉文友所說的話，一字不遺，完全告訴了他，這個姜建業聽到王振東這番話後，立刻眉頭緊皺，二目圓翻，咬着牙恨聲說道：「好厲害的小閻王，我老頭子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沒見過這樣下流的江湖盜，他簡直是欺人太甚，我到要看看是他這個小閻王厲害，是我這個要命鬼厲害。」

跟着扭着頭向杜振江招呼道：「振江過來，我問你劉鏢頭待你怎麼樣？」杜振江道：「不說過分騙人的話，他知道窮人甘苦，知道照顧我們，叫我們養活一家老小，這是他待我的好處，我拿血心對待他。」姜建業道：「我待你怎麼樣？」杜振江道：「你看出我小子有出息，求上進，你安心成全我，教我一身的功夫，我不敢說怎樣報答你，說空話沒用，往後事情作出來看。」老鏢師姜建業道：「好小子，倘有良心，我們全在關東道上，要有血性，有義氣，恩怨分明，不要錦上添花，總學雪中送炭，朋友到了患難的時候，才能看出真有交情，是假有交情了，劉文友實在是個好朋友，他落到這種地步，有良心的賣賣命吧，振江叫你賣命，你可敢幹？」

杜振江一拍胸口道：「沒有含糊，刀攔在頸子上，準不能皺一皺眉頭。」姜建業道：「就這麼辦，你立時起身，趕奔牡丹嶺，小閻王焦震他如若沒走，你告訴他，你姜老師這就到，找他要鏢，叫他預備好了，等着吧，你是一時不許停留，挑一匹好牲口，緊趕下去，隨後有人到雙河口，向你們打接應，你到牡丹嶺，我如若沒趕到，你到雙河口店中等我，趕緊走吧。」

杜振江道：「老師，絕不誤事，只要匪徒們沒走，信我一定送到了。」這個杜振江他立刻起身，騎着快馬，趕奔牡丹嶺，這個姜建業他挑選了兩個年青力壯的弟兄，叫他們騎着牲口，趕奔雙河口，叫他們到了那裏，買棺木成殮鏢頭劉文友的尸身。且說杜振江他奉姜建業之命，趕奔牡丹嶺，他真是馬走如飛，緊趕下去，這半天的工夫，竟走出八十多里地來，自己趁着天沒黑，找到一個小鎮店，把牲口喂了喂，自己買了些乾糧，更用布袋袋裝了半袋子草料，他預備中途趕不上鎮店，自己可就不再就擱工夫，自己喂了牲口，還可以往下趕，杜振江他只盼着匪徒沒逃走，事情是就有幾分希望，他知道這位老師父平時他藏鋒斂銳，不叫人看出他本來面目，現在遇到了這場事，看他在鏢局子的情形，分明是預備下以死和匪黨一拚，杜振江打算好了，只要到了牡丹嶺，小閻王焦震沒遠走高飛，個人也正要報答鏢頭跟師父的恩，幫助這姜建業，跟匪徒們拚到底，無論如何也得把客人的珠寶全要回來，他現在把飢寒勞累全忘了。

到了第二天晚半天，已經越過了敦化境，究竟他比起夥計王振東強得多，他跟姜建業五年的工夫沒白練，所以到此時，雖則身上勞累，依然支持得住，他到了雙河口，可就沒敢停留，因為事情很危險了，小閻王焦震倘若離開了牡丹嶺，往後的事就不容易辦了，所以杜振江他不管什麼時候了，總然冒着十分危險，也要趕到牡丹嶺，好在他趕到這裏時，天還不甚晚，過了雙河口，不過是起更過後，按理說這可不是投帖拜山的時候，杜振江他不管是什麼時候，也是照樣的闖，二更左右竟到了牡丹嶺下，杜振江現在真是拿命拚了，不認識道路，不知道準在什麼地方，他到了山邊，在山口附近跳下了牲口，手拉着韁繩高聲喊嚷道：「牡丹嶺的朋友們聽着，我在下杜振江是雙義鏢局差派來到牡丹嶺這裏，投帖拜山，請弟兄們答應一聲，給我回報一下，姓杜的在這裏等候了。」他一邊喊着，一邊仍然往山口裏走。

這時突然聽得旁邊的山坡的高處，有人高喊着：「站住，敢在往前多走一步，你是不要命了。」杜振江腳底下停住，嘴可是不閉着，也在厲聲招呼道：「朋友們，何必這樣耀武揚威，來者不懼，願意動手，只管招呼，姓杜的身上到處是刀箭眼，算得了什麼。」這時從高坡的兩旁嗖嗖地竄下兩個人來，每人手中一口刀，擺在杜振江的面前，左邊這個跟着槻着了一個火摺子，往杜振江的臉上看了看說道：「誰派你來的？」杜振江道：「雙義鏢局，關東三省頭一塊招牌。」這個匪徒哼了一聲道：「相好的，現在還說些個大話有什麼用，姓劉的已死在雙河口，你當老子不知道麼？不三不四的想來作替死鬼，打發你們這個樣的還不容易麼？」杜振江厲聲說道：「朋友們說這些個話有什麼用，雙義鏢局死了一個劉文友，還有十個劉文友，你們只要是好漢，等着吧，這就有人前來，你們能規鏢，我們就有本領要鏢，接帖，是姜老師很快的就要到牡丹嶺來照顧你們。」話聲中把名帖遞過去，一名匪徒伸手接過去，向杜振江道：「相好的，跟着我們往裏走，別含糊了。」杜振江冷笑一聲道：「什麼地方，姓杜的既來了，就願意見識見識，刀山油鍋，我也願意看一看，也願意嚐一嚐走！」這兩個匪徒引領着杜振江往裏走。

在這種情形下，杜振江就叫死生置之度外，不能帶出一點怕死貪生之態來，往裏走出沒多遠，往前面看，黑沉沉的一道大嶺，既沒有燈火，也聽不見人聲，更看不見房子，往左邊轉了一下子，眼前是一條橫山道，這兩個匪徒把杜振江夾在當中，往裏走出一箭多地來，內中一個匪徒說道：「相好的，這到了你涼快的地方了，就這吧。」這個話說着含着惡意，杜振江哈哈一笑道：「朋友，全是在關東道上吃江湖飯的，不必說這些個閑言閑語，唾沫不會淹死人，姓杜的投帖拜山，除了山口邊那片馬，身上連一根鏞花針全沒帶，姓杜的够朋友，想收拾姓杜的動手敲一敲眉頭，算不得好漢。」這時兩人全離開杜振江的身邊，那

個身量高大的也哈哈一笑道：「相好的，真不含糊，兩國相爭，還不斬來使，何況相好的是跑腿來的，本應該款待款待你，無奈像我們這種無名小卒，也不過是借地作買賣，所以這裏連間房子全沒有，叫相好的你露天裏呆着，說你在這涼快，還不是實話麼，老實在這裏等着，聽回信。」這兩個個人說完，立刻一同走去。杜振江只可在這個地方等待着。

這種嚴寒的時候，杜振江只有來回的在這裏走着，看這種情形，在牡丹嶺這裏他們真個是臨時按客立舵，越是這種東西越可怕，在關東三省闖出個萬兒來的綠林，容易應付，這種東西們，他們什麼不講理的事全許作出來，得了手就許遠走高飛，杜振江在這裏等的時候很大，心裏十分焦灼，自己不得到他的回信不能走，並且眼中看不到人，真要是隨便往外一走，就許挨幾下子，他們不會沒人把守，山頭上寒風陣陣，杜振江不住的跺着腳來回的在這一帶轉來轉去，大約有三更左右了，這才聽得遠遠一陣脚步響。

方才那兩名匪徒，只回來一個高大個兒，到了近前向杜振江招呼道：「相好的，對不起，我們當家的把名帖收下，他正願意有那能担當事像個樣的朋友們出頭辦這件事，這位姓姜的，他能够來，我們當家的，一定等他，可是連今天算上，三天內來到牡丹嶺，什麼事全有個商量，只要過了三天限，那就告訴你們這位姜師傅，不必勞他金身大駕，我們不再等他了，有什麼事將來到回門江一帶再會，沒有別的事，相好的你就請吧。」杜振江他也願意趕緊的退出牡丹嶺，心想匪徒們這麼打算很好，他想等我們三天，可是姜老師好歹的今夜許來到了，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突然出現，只要把這個小閻王焦震制服了，就不怕他不獻出老客的珠寶來，杜振江答了聲：「好吧，決不會過了三天。」跟着轉身順着山道往外走，這個人仍然跟隨在身旁，杜振江此時倒十分戒備着，出了這條橫山道奔山口，這一帶仍然沒發現什麼人，自己住在山

嶺，離這裏不算甚遠，可惜這個地方沒到過，這裏邊究竟有多大地勢，他們究竟窩藏在那裏，姜老師趕到，單人獨騎，明着拜山，太容易吃虧，暗入牡丹嶺，恐怕搜索着也不大容易了。

暗中查看着兩邊的形勢，雖則連月色全沒有，仗着嶺頭一帶頭兩天的積雪未消，所以還容易辨別出大致的形勢來，杜振江到了山口外，回身說了聲：「朋友，咱們回頭見了，姓杜的或者也許跟隨姜老師來瞻仰瞻仰朋友們牡丹嶺的威風力量。」話聲中一領韁繩，飛身上馬，雙腿一磕馬腹，牲口四蹄翻飛，順着山坡下緊跑下來，在牲口離開的一剎那，聽得那匪徒冷笑了一聲，杜振江牲口離開的快，也沒聽他說什麼，自己估量着時間，大約一點不會誤事，因為姜老師告訴自己稍有耽擱，他就是跟着趕下來，也不會比自己再快了，因為個人在路上，簡直是拚命，姜老師若在這時趕到雙河口，必要到店中看一下，他總得會會自己是否回來，那麼我緊趕到那裏是正好，杜振江離開牡丹嶺，連着加了幾鞭，這真是拚命，又是一個深夜，路又滑，這麼策馬飛馳，牲口只要一個蹄子上登滑了，連牲口帶人，一摔就是半死，這匹牲口一直的撲奔雙河口，離着還有一里多地，這個杜振江他是心急，牲口一時也不肯稍勒，在一個彎岔路口，韁繩帶得略慢些，奔了岔道，牲口已經竄進來。

十 再遭暗算

杜振江馬上張望了一下，沒有什麼要緊，也不過是多走個半里多地，繞一個弓背，仍然能够一直的奔雙河口鎮甸，他索性不費事，牲口似箭離弦的緊跑下來，這是一條荒涼的小路，這時耳中忽然聽得偏着東北那邊，一連好幾聲馬嘶，這一來杜振江把牲口勒了一下，正好眼前是一片荒草地，此時荒草已經枯乾，

並且也全帶着積雪，這條小道太狹，牲口已經從這荒草地邊子轉着這個半圓週，奔西南，杜振江可就仔細辨別所聽到的聲音，自己恐怕是姜老師已經到了，他已經從雙河口趕奔牡丹嶺，個人若是把他放過去，那才糟呢，可是仔細辨別之下不對，杜振江趕緊的又把韁繩勒一下，索性叫牲口完全走進荒草地，馬蹄子上沒有多大聲音了，仔細的再辨別那邊的聲音，杜振江疑心頓起。

這很顯然，決不是姜老師跟鏢局子的人了，因為姜老師他已經說明，他到牡丹嶺是單人獨騎去，他那種性情也不肯帶別人，他雖是又打發幾個夥計往這邊趕，爲的是照顧鐵槍手劉文友的靈柩，現在聽到馬嘶的聲音，不是一兩匹，發聲之處，離着雙河口已近，這一來杜振江可加了小心，轉過這個彎子，他翻身下馬，牽着牲口，從荒草地這邊繞過來，這一動疑心，杜振江要找隱蔽身軀之地了，這種曠野荒郊，黑夜間是沒有人，牲口拴在這一帶不往鎮甸那邊牽了，自己可以查看個明白，打定主意，前面有一片小樹林子，杜振江緊走，把牲口牽進樹林子內拴在樹上，那半口袋草料，還沒用完，摘下來，放在樹根底下，叫牲口吃着，他就不致於叫了，自己趕緊離開小樹林，掩蔽着身軀斜撲雙河口鎮甸口。

離着鎮甸口還有一二十丈遠，這裏冷清清的，一查看方才馬嘶之聲，却在這雙河口小鎮甸的西南，這時又連着兩聲馬嘶，杜振江俯着身軀，一路緊縱向這邊竄過來，在一箭多地遠，這邊也有一片樹林子，樹林子比較大些，這着比較近了，杜振江找了個略高的地方，往那邊望去，不由十分驚心，暗想，這羣匪徒果然萬惡，這明明是不等姜老師去拜山要鏢，他們在這個要路口，也許是雙河口鎮甸內，埋伏人邀劫了，不然這個地方他停留着總有二三十匹馬作什麼用，杜振江一看這種情形，自己趕緊撤身，越發的把形跡隱秘起，直撲鎮甸口，要看看他們是否在這裏埋伏下人，到了鎮甸邊上，果然這裏發現人了，在鎮甸口的

兩邊，一片土坡下，一連看到四個匪徒，全把身形矮下去，潛伏在土坡下，大約他們手裏全擎着弩弓了。

杜振江趕緊的退回來，貼着鎮甸邊，往北轉，在這一帶又連續的發現兩個人，杜振江這二年，他跟前不同了，這幾年的工夫，真成全了他身形輕快，動作敏捷，在這種暗中佈置把守之下，他依然闖進鎮甸內，這個福和店他還不知道在那裏，進了鎮甸之後，他翻上屋頂，四下裏查看着，這時突然從一片民房的西邊，也就是順着這條東西的街道，靠北邊民房的屋頂上，嗖嗖的連竄起三四條黑影，有的剛縱起來，把身形伏下去，有的猛向北撲去，就在這時，內中有一個人，他連着往東騰身縱躍，他的四週，一連就打出好幾件暗器，有飛蝗石有鏢，可是全被這個人用手打落，不過這個人好像是帶了傷，他身軀往屋頂上一落時，必要規一下，他腳底下也同時發出響聲，杜振江在沒判明是什麼人，他得躲避，這時後面的人已經猛撲上來，可是這個人往前一縱身時，因為落腳的地方，到了房簷子邊上，嘩啦一聲，這個人從房頭上掉下去，落下去的地方，可不是街道這邊，不知道是落在這裏的住家院內，還是裏邊的小巷街中，跟着房上四個人，嗖嗖的全竄下去。

杜振江趕緊的趁着附近屋頂無人，他看準了一片房頭正好有隱蔽身驅之處，一聳身飛縱過來，身軀往屋頂上一倒，一翻身，緊貼到房簷子邊上，也就是方才迫趕的人跳下去的地方，杜振江順着房簷子邊，往下面看去，是一條七八尺寬的胡同，往東去却是另一道二道街，眼中看到幾條黑影，順着下面緊追下去，更聽到一個人在喊着：「余老四，往橫巷子裏堵，他走不脫。」可是話聲中，眨眼間已經出去七八丈遠，那邊是一個丁字形的橫胡同，迫趕的人分向南北轉去，杜振江心想這是什麼人，迫趕的這羣人分明是匪黨無疑，被迫的人，手底下可不弱，自己往東張望一下，趕緊的俯着身軀從屋頂上輕登巧縱，往鎮甸口這邊

撲過來，耳中聽得鎮甸邊上，偏着北邊，已經連響起幾聲胡哨。

杜振江此時可已經到了鎮甸邊附近，見鎮甸外土坡下四五條人影，嗖嗖的在緊竄着，內中一個人嗓音很尖銳，聽着可像女的，他竟在喊着：「苗小三，你趕緊堵，北邊那條小巷，他沒出來，小菜子，往南轉過去，別全在下邊，往屋頂上把住了。」此時靠鎮甸邊一家民房後暴喊聲起，有人在喊着：「併肩子們，趕緊圍，在這了。」此時杜振江正到了鎮甸邊偏着街道這邊一家民房的大牆角，他剛往這裏一伏身，突然從這家民房屋頂，嗖嗖的竄過一人來，往大牆上面一落，身軀可整個的倒在上面，輕輕一翻，已經整個的身軀順着牆頭向街心那邊一滾，可是人却決沒落下去，他雙手抓住大牆的磚稜子，掛在牆外，這所民房的北邊和西邊，有人在招呼着：「怎麼竄到那裏去了。」此時杜振江可把整個的身軀縮成一團，臥在牆角這裏，這時這個人竟自抬起一隻手來，他整個身軀，杜振江可看不見，可是他手一抬，竟把牆頭上的連灰帶磚掀起一片來，就這麼懸掛着身軀，他胳膊向西一甩，悠的一下，他手中的磚竟飛出去，杜振江看着這個人好大的腕力了，他身軀這麼掛着，最不得力，可是連磚帶灰片飛出去足有四五丈，斜向西北落去，那邊嘩啦啦一聲暴響，附近的匪徒竟喊了聲：「快着追，在這邊了。」有的從下邊竄上來，有的從房頭上騰身躍起，全向西北撲。

此時掛在牆頭這個人往起一長身，嘩啦的一陣輕微響，他又從牆頭撈了一塊磚，可是跟着一飄身，墜下牆去，杜振江在他往起一長身時，看着這個人可疑，帶着毡帽頭，衣服的顏色看不出，可是一處呆久了的人，雖是看到大致的形狀，也能杜別，這個人分明是姜老師，杜振江從牆角這裏一探頭，可是這個人已經順着牆根下一聲身，已經到了牆對面，穿着一條小巷，向南逃下去，杜振江可不敢遲延了，雖則沒辨別

清楚，這種情形很像，他趕緊的也是從牆角這裏往外一翻，落在下面，向對面一聳身竄過來，也鑽進這條小巷，往南一陣緊走，不遠就出了這條小巷，這裏是南邊的一道二道街，杜振江到了這條二道街上時，隱約的看到那個人似乎往東向鎮甸邊上闖去，杜振江腳底下用足了力，脚尖點地，騰身縱躍，嗖嗖的緊竄過來，可是那個人已到了二道街的盡頭，也就是出這個鎮甸的另一個小街口，只見他在鎮甸邊上一幌時，外有人在發着喊聲：「打。」杜振江此時他不顧一切，照舊猛追過來，到了街口這裏，往下一俯身，緊貼在靠北邊的土房下。

外面已經有三個人正往上一撲，內中已經有一個整個的身軀被打回去，可是自己所看到的這個人，他依然往北順着鎮甸邊緊竄過去，杜振江心說，這個人怎麼單往人多的地方逃，這裏一個受傷的，兩個提着刀的全向北猛撲過去，杜振江趕緊的往起一聳身，翻上土房子的屋頂，可是那個人竟用聲東擊西，從下邊往北撲過去，却從屋頂上往南逃過來，恰巧正落在杜振江停身的這個房頂上，杜振江他剛要閃一下，這個人已經一聳身，飛縱過來，口中在低聲喝叱：「滾開吧。」他手裏拿着一頭磚，照着杜振江砸來，杜振江拚着命的向左一擡身，口中可招呼：「師父。」這個人啊的一聲，往左一擡身，屋頂土皮下的草把子，噠噠直響，他用力過猛，險些給踩塌了，這個人身形往下一伏，低聲招呼：「振江，你來了，快往南邊樹林子退，我受傷了。」

杜振江一聽，驚魂千里，果然他已經帶傷，他腳下的情形，自己就看出，現在北邊的一羣匪徒，可分散開往這邊圍過來，現在沒工夫答話了，杜振江趕緊的騰身縱躍向南，剎那間就出來十幾丈遠，可全是俯着身軀，這位姜老師他在頭裏，在房坡上往前一栽，口中竟哎喲了聲道：「可完了。」他這喊聲，杜振江

還疑惑他又受了傷，自己趕緊往前撲，可是這位姜老師是詐語，他已經發現下面有一名匪黨潛伏，姜建業在房上這一幌身，果然下面一個匪徒端着弩弓，叭的一弩箭打過來，這個姜建業往下一伏身，人已經捷如飛鳥般，反撲下去，手底下是真快，哎喲一聲，那個匪徒已經被姜建業一磚砸死，口中更招呼：「快。」他一個蛇行式，順着土坡下，斜往東南竄過去，直撲樹林，杜振江他也跟蹤趕到，進了樹林子，到了姜建業的面前，趕忙招呼着道：「姜老師，你受傷了麼？」

姜建業恨聲說道：「振江，現在沒有工夫告訴你，快着點，隨我來。」

杜振江見這位姜老師說話時依在一顆樹幹上，他似乎十分痛苦，這時他已經轉身從樹林裏撲奔東南，杜振江忙的在身後招呼道：「姜老師前邊恐怕過不去，有一道很寬的河面，還沒凍結實，想往東去得往北邊走，那邊有一道木橋。」杜振江這麼招呼着，姜建業把身形略停了一下，低聲囑叱道：「不要嚷，我全知道。」此時姜建業仍然向前面竄過來，雙足一落地，身軀就晃一下，杜振江緊追過來，恐怕姜老師摔倒，趕到他追過來，姜建業已經到了河邊，果然這個河面上雖有一層很厚的冰，可是沒凍結實，一塊塊地冰層還不住的移動着，時時發出冰層爆裂之聲。

姜建業到了河邊，他一伏身，蹲在了河邊，杜振江不知他在作什麼，趕過來時，只見他把那頭碼放在身旁，竟用兩隻手撩起河邊的冰水，來洗開了臉，杜振江真疑心姜建業是瘋了，他忙在問：「姜老師你這是作什麼。」姜建業這時更用兩手捧着水吸了一口，跟着嚶嚶一聲道：「可叫我清涼了。」杜振江還在問：「姜老師你究竟是怎麼回事？」姜建業回頭看了看，偏着西北樹林子那邊已經有匪黨們在喝叱着，分明是向這邊撲來，姜建業招呼道：「振江，順着河邊矮着身軀，往南順着河灣子，出去一箭多地等着我，快

，別就攔，他們就來了。」杜振江雖則不明白姜老師是什麼意思，可是不敢再問了，跟着看匪黨已經追過來，他趕忙的一伏身，順着河邊子往南，如飛的竄過來。

他一邊往前緊縱身，可不住的回頭查看，這時搜索過來的匪黨已經過了這片樹林子，往河邊撲過來，這時忽然聽得姜建業高聲喊道：「好萬惡的賊子們，竟敢暗算我，我姜建業死了作鬼也得要你們的命，老子偏不落在你們手中，我姜建業竟落了這麼個下場，劉鏢頭，我對不起你了。」跟着聽得那邊河邊上的冰層，哢呀哢呀的連響，跟着撲通一下，河邊的西邊有人在高喊着：「便宜了這個小子，叫他落個全屍，完了跳下去了。」杜振江就知道姜老師就是故意弄這個手段脫身，自己順着河灣子轉過來，果然靠河邊上坡下，一條黑影如飛撲過來，眨眼間已到近前，杜振江低聲招呼道：「老師，我在這了。」這個姜建業一聳身到了近前，竟把杜振江的左胳膊抓住，口中說了聲：「提住了氣，隨我走。」話聲中，姜建業騰身向前一縱，杜振江可不敢開口了。

他知道姜老師要施展草上飛行，蜻蜓三抄水的輕功絕技，自己借着他的力量，也得把氣提住了，往河面上一落，脚尖隨着往浮動的冰層一點，倏起倏落，杜振江他知道自己雖則沒有這麼高的功夫，可是有姜老師抓着自已的胳膊，身軀輕得多了，只六七個縱身，身軀已到了河的對面，上了岸之後，姜建業這可把手鬆開，向杜振江道：「振江，現在我們爺兒兩個，可要跟匪黨作最後一拚，不能叫他們離開牡丹嶺了，好在到雙河口暗算我的這一般匪黨，他們尙沒回去，小閻王焦震不會走脫，我姜建業要叫他們嚐嚐老爺子最後的手段。」杜振江也知道現在匪黨們既然這麼下手，他們一定預備逃走了，在這時不趕到牡丹嶺，事情恐怕就要毀到底了。

杜振江忙答道：「姜老師，事情是應該這樣作，可是老人家還能支持麼？」姜建業哼了一聲道：「匪徒們真個萬惡，現在我除了背上的刀傷，我依然可以跟他們一拚生死了，趕緊走。」杜振江遂跟隨着姜建業順着這一所荒郊野地，縱躍如飛，一直的撲奔牡丹嶺，在路上姜建業才簡單的告訴了杜振江，自己也險遭毒手的經過。

這位老武師姜建業，他從雙義鏢局起身，他不過是比較着杜振江略晚半個時辰，他也是騎着一匹快馬，路上不敢耽擱，緊着趕奔牡丹嶺，他路上走的並不慢，他到了雙河口這裏，不過是才起更，姜建業他起身時，更打發兩名夥計先走的，到了雙河口這裏，他想着還是到福和店看一看，一來是看看先打發來的夥計到了沒到，二來也爲得是看看杜振江到牡丹嶺投帖拜山回來沒有，自己此番去牡丹嶺，已經看透絕沒有好結果，也是想要知道知道牡丹嶺的動靜虛實，自己好下手應付，這是姜建業的打算。

到了雙河口鎮店裏，這種偏僻的地方，只要太陽一落，就看不見什麼人了，所以姜建業牲口衝進鎮店內，這種地方自己雖沒到過，可是店房是容易找，各處的店房全是大同小異，進鎮店不遠，已經看到這條街道的北邊，有一家店房，兩邊的粉牆上有極大的黑字，上面寫着：「福和店安寓客商」，店門還沒完全關閉，虛掩着一扇，姜建業用手把這扇店門推開，往裏招呼，夥計快出來一個，現在門道中，燈光很亮，夥計們正忙着關門了，跑出一個來，招呼：「老客，住店麼。」

姜建業道：「我是找人的，雙義鏢局有人來沒有？」夥計忙答道：「大陽落時有人來了。」姜建業道：「在那間客房，我去看看。」夥計道：「就在東院第六號客房，我給你開門。」姜建業道：「不用，進的來。」姜建業把這匹牲口牽進門道，姜建業向夥計道：「勞你駕，把這匹牲口在院裏稍溜一溜，別下鞍子

，我到裏邊看看就走，多麻煩你吧。」夥計道：「老師父，太客氣了，那麼你自己進去，我不領你了，因為這時沒有別的夥計。」姜建業等着夥計把那扇門關閉，牲口交給他，姜建業往東院轉過來，正好看見一個夥計叫李大的，從東院北房走出來，姜建業向他打招呼，李大忙迎着姜建業進了正房；姜建業道：「你們來的好快。」李大道：「我們太陽沒落就到了，鏢頭的死不能再瞞着店家，不過現在還買不到棺材，明天再成殮，就勢運着走了，姜建業忙問：「杜振江來了沒有？」李大說：「沒見着他，他從牡丹嶺回來必然到這裏。」這一來姜建業就有些着急，向李大道：「我得趕緊走，不論我們回來不回來，你們別等待。」說着話走進裏間，劉文友鏢頭的尸身，已經停在板鋪上，姜建業把上面蓋的單子撩起來，看了看，趕緊放下，慘然說道：「鏢頭，你遭到殺身之禍，是我姜建業對不住你了，但是我總然落個分身碎骨，必要爲你報仇雪恨！」說罷轉身往外就走。

剛到了堂屋門口，一個年青的夥計，端着一大碗熱茶，向姜建業道：「這麼冷的天，你走了這麼遠的路，喝這碗茶吧。」姜建業接過來說道：「夥計太叫你費心了。」姜建業也正口渴，把這碗茶喝到一半，覺得這碗茶有些苦澀，遂不肯再喝，把碗向夥計一遞道：「謝謝你。」自己惦记着杜振江，扭頭向李大說聲道：「他們哥兒兩個睡着了，替我說一聲，叫他們多辛苦吧，你也別送我了。」姜建業匆匆走出東院，把牲口從夥計手中接過來，開了店門，把牲口牽出來，姜建業一上馬，就覺得頭暈了一下，這正是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姜建業萬沒想到那碗熱茶中被人作了手脚，險些死在雙河口。

（五集完）

鐵馬莊 第五集

著者 鄭證因 著

出版者 元昌印書館

發行者 元昌印書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電話九三六八〇號

一九五一年一月再版



